

通志堂經解





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一

五峯胡氏曰人非生而知之則其所知皆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所攸止然所謂事物者乃人生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故儒之道即事即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格之之道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內則物可格而知可精矣宏

新安朱氏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所雜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

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
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壹是一切
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
兩節之意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傳之五章蓋釋格
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特其結語耳程氏曰此謂知本
衍文也嘗取其義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
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
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
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

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或問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
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
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
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
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德而推
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
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
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

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掩護覆藏不能盡去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推而致之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真妄錯雜雖欲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固莫不知其梗槩然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然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物格者極

致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詁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詁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詁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理而無所雜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心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可豈外此而求之知謀功利之末哉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

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 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知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 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

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到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使之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

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雖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辨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亦有必然者矣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廓然貫通焉則亦有以

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道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又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然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

夫外物之誘大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唯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耳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明其師之說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

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廓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

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馴而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而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

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而遽以是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耶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

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而不免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明哉聞獨惟念昔聞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

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其非他說所能及者唯當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又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彼以徇外逐物爲功窮理者知愈博而心愈明逐物者誠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又曰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又曰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事理會又曰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修身便是固執先生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

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又曰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是推事切己愈小故先修身正心誠意致知又曰格物致知是求知所止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識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又曰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亦不過是不善中之善到得格物知至後或有不善亦是善中未善處格物誠意其事似小然若打不透却是大病痛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若未到其病却小蓋前面大本領已自正了又曰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議儀

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又曰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著力進步也 又曰胡安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 新定顧氏曰人不可不先於致知然知了須是行始得某嘗謂致知亦只是爲學中一事不可謂知得便了人之賢否但判於所行若知而不行却只是幹得一件事如做時文做得到好相似其實無益於我 有問格物之說伊川云物物去格象山云格此大物二說如何荅曰只爲此却是大學 又曰知與行俱不可相無譬如人知水火能焚溺斷不肯蹈是他知得分曉故如此然世間未嘗無溺於水焚於火者非不知之罪也少不兢兢則陷罹其中也於

此見得亦須要行

新定錢氏曰致知在格物是物也混成無虧範圍無外是謂大極是之謂一至精至粹至明至靈至大至中而謂之至善者也壹者志壹之壹斷斷乎是無他道也以是爲本乃知所先

龍泉葉氏曰此章極體用而言之也天下一本也堯舜文武一人也人之生也固有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天未嘗私其道於一人也其充之有小大學之有至不至而已是故明明德於天下而要之以堯舜文武之功此學者之所當然也然而天下之人悅其外而忘其內安其末而不思其本莫知其所以致知者何也故敘其用以反於本收其遠而歸於近則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以至於正心誠意斂之無餘力用之無餘功舉

天地之大萬物之衆而反之於吾一念之頃未有不厭然充足者也學至此則堯舜禹湯文武固不得以獨私其道而孔子孟軻亦未嘗自異於人蓋必有推一念之功見大道之本循序而不躐體物而不遺者而後古人一貫之理可得而識矣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者均是人也其流品之殊賢否之異其間等級不啻千萬而卒不能以相一者何也所知之不同也師曠之聰不能爲離婁之明造父之轡不能爲羿之弓所知之異而人與物判焉不能以相通也久矣聖人兼致天下之知而無所不盡於萬物之理其遠至於不可歷而止其深至於不可測而識是知之用大矣哉今夫人朝夕從事於物也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是物未嘗不在也意之所向心之所思是物未嘗不具也由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而

人與物蓋不相通矣其甚者亂天理恣人欲執一物以害萬物而卒至於忘物是故物不格則知不至所謂正心誠意推而行之皆莫得其要矣

范陽張氏曰夫古之學者其規模遠大初不爲一己之私將與天下同其公故志則欲通天下之志務則欲成天下之務業則欲斷天下之疑豈止爲一己之私哉其規摹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也審知此意則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見其用心之遠矣格物者何也格言窮物言理也內而一念外而萬事微而萬物理皆在焉吾能一念之間一事之上一物之微皆窮其始窮其終窮其所由起又窮其所由歸自一念而窮之以通天下之念自一事而窮之以通天下之事自一物而窮之以通天下之物往來闔闢顯晦幽明其理森然炳然可燭照而數計者此所謂格物而物格

也格物則一念之微一事之微一物之微有非於象有發於萌者無不默而識之此之謂知至知至則惡念不生惡事不積惡物不滋而吾所趣鄉者所願欲者所思慮者無非在天理中矣此之謂意識

山陰陸氏曰誠內也修外也修誠之失也誠無成虧也有成有虧而後修之易曰損德之修也格猶極也言致知在極物物極而後知至楊子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之

廣漢張氏曰大學之道莫要於格物人者天地之心其良知所素具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則端倪可見矣唯夫物至知知好惡形而無節其良知乃日壅閉而不能自達是以貴夫格物也近而吾身遠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天命流行密而無間無乎

不存格物所以明天地而有諸躬也格之之道在於慮思以潛通之力行以親切之無情於斯須無忽於隱微蓋思與行互相發也優游涵濡而後可以有見大體見大體謂之格物而知至可乎未也大極之蘊精微深妙無窮極也毫釐未瑩則爲未完見大體斯有以用其力用其力蓋將窮竟萬理而貫於一也思慮力行之功至此密矣貫於一則無一物之不體也斯謂之物格而知至蓋良知於是爲完具而復其初也夫然後可以言意識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若一理未昭則一事有滯意有時而不誠矣唯夫萬理無敝而戰兢以終之其顏曾之事乎大學物格而知至是大易知至至之而知終者也蓋極夫知之事也過此則唯終之而已聖之事也又曰格物猶格於上帝物格猶祖考來格格物與物格不同格物是學者下工夫處

物格透也人爲事物所迷亂而不知其體之所存須是事物物上身親切之要見得此體分明所謂格物也物格則會萬殊於一理而知我之爲我矣得此體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以格物爲窮極物理又以爲格去外物竊以爲窮極物理然後能格去外物不能窮極物理則亦不能格去外物也然是二者皆未免於用力若能一切照破則物自無不格矣格若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之格大人之格君非豈用力也哉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自然照破其非心則不期格而自格矣誠能一切照破於物則真知自然至矣仁義禮智百行萬善與夫天地萬物之理舉無不知也

東萊呂氏曰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

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又曰大學固是以致知爲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建安真氏曰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修其身則是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端厥功大矣又曰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物萬物皆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從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爲人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須要理會得分曉此

乃窮一心之理其次則我爲人子事親當如何爲人弟事兄當如何爲人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冬便須溫夏便須清出使用占反使用面如曲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也心之與身乃是最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用以次考究令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復一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此一段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天下之理能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竟也今學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即須咨問師友求其指歸然後又讀一書自頭至

尾窮究過理會既多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何緣知得義理透徹曾中見識亦無由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却以讀書爲本不可不知也

廬陵胡氏曰格有三義書曰格汝舜緇衣曰民有格心來也書曰惟先格王至也語曰有恥且格正也此云物格亦謂正也致知明道也明道者必明於物理使一出於正是格物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堯不敦睦九族而能協和萬邦無是理也

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矣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也六籍之中唯此章而已且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

之事也記大學者宜曰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否則曰古之欲新民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而顧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言吾之自明其明德者即他日新民之本而所以新天下之民者非外立一道以新之即明此德以達之天下耳致極也猶喪致乎哀之致格至也猶格於上下之格格至於此則知極其致矣然則所謂物者何也指斯道而言也伊川先生所謂今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正此意也是物也堯舜禹相授名之曰中湯亦曰中武王名之曰極夫子名之曰仁又名之曰中庸其在易名之曰大極此章名之曰明德又名之曰至善一而已矣其爲物也清明廣大無際無方天得此而清也地得此而寧也人得此而秀也舉萬彙之殊無非得此而生也君子患不能格此大物耳能格此物則天地萬物本吾同體意

而不誠欲欺誰乎心而不正是賊誰乎心苟正矣身不患其不修身苟修矣家不患其不齊自家形國自國而推之天下舉而措之蓋不可勝用也大學繼此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壹是猶言同此也大學之道上下共之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在上則美其政在下則美其俗道一而已孰不以修身爲本哉蓋修身者本也化人者末也正己而物自正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親者所厚也疏者所薄也能厚其所愛然後能推以及其所不愛於所厚者薄將何所往而不薄哉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章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夫物而變文曰致知在格物在之一辭所指蓋可見矣繼此即曰物格而后知至是格此而后知極其至也如必待物

物格之然後知至則天下事物何可窮盡皓首窮年未能
遍格夫苟未能遍格是意終無由誠心終無由正也其爲
學也不亦艱乎此子貢以多學而識求夫子夫子所以深
明其不然也然則欲格此大物者將若之何而格之洪範
有云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有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

雪川倪氏曰伊川謂新當作親朱氏改新爲親鄭康成於
雜記內予以鞠衣褒衣素沙下註云當在夫人狄素沙下
爛脫在此其注皆有枕席下云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
於坎下亂脫在此朱氏輕改其字鄭氏輕改其次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錢塘吳氏曰格之爲義不一唯孟子言大人格君心之非
以正爲訓於義近之蓋致知在正物物正而后知至所以

孟子論大人之格君終之以一正君而國定是以正訓格
也然此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蓋欲學者於物交物之際
而用其力焉故謂之格物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所以孟
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引之
則大者不立小者奪之此心無自而明安能致其知乎是
知物交物而不爲所引者是所謂格物者也且以目之於
色耳之於聲言之目物也色亦物也以目視色物交物也
目不爲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視者明不唯目正而
色亦正矣耳物也聲亦物也以耳聽聲物交物也耳不爲
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聽者聰不惟耳正而聲亦正
此所以不言止物而言格物也詩曰有物有則此所謂物
在我者也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是所謂物在外者也在外
者不能不交於我其交於我也欲斯形焉若以在外之物

皆爲私欲一切絕去不惟百物皆廢吾之一身亦無所施其用矣又何格之有是知所謂格物之物指兩物相交而言惟其引之則惑所以貴乎格也樂記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於此而不知格則好惡無節於內知誘乎外天理滅矣是焉得爲知乎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也易之艮止也彖明止義有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知上下敵應不相與之爲止則知物交物而不爲所引其爲格物也明矣蓋不爲物引則止即格物之義也所以大學推明止義爲尤詳書言安汝止欽厥止無非格物之功用如愚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鄭氏曰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壓壓閉藏貌也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河南程氏曰人須知自謙之道自謙者無不足也若有不足則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伊川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法又曰要持循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更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循氣象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明道

藍田呂氏曰誠者天之道也性之德也非人知之所能謀
非人力之所能造也見好色則愛之聞惡臭則惡之發於
心之自然不思不勉者也如知水之寒知火之熱知藥之
苦知飴之甘疾痛疴癢心爲之感者莫非誠也故孟子謂
孺子將入井則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有內交要譽之
僞也見其親死委之於壑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
此非爲人此中心達於面目者也由此觀之仁義本出於
人之誠心如好色惡臭之比則君子之慎其獨者見仁義
之本皆吾性分之所當然不爲人之知不知也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無所往而不爲善一毫自欺則邈爲一物與天
地不相似矣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雖小人豈無是心哉惟
其爲形體所梏區區自處於一物之中與萬物以爭勝負
故喪其良心不與天地相似所以以人爲可欺而閒居爲

不善也人猶可欺也心不可欺也故見君子則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則其良心猶存知不
善之爲不善故不欲人知之也胷中之正不正必見於眸
子瞭眊之間辭之多寡枝游亦見乎吉躁叛誣之實至於
容貌舉止無所不見故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識於中必形
於外雖人亦不能欺也既不足以自欺又不足以欺人使
其良心有愧而不慊浩然之氣從而爲之餒則爲欺者果
何益乎夫爲善而不出於誠猶不足以入德況爲不善乎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體胖言誠於中形於外充實而有光輝非誠不至也故君
子必誠其意
涑水司馬氏曰慊者足於心君子見不善必去之然後慊
見善必得之然後慊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六章釋誠意毋者禁止之辭也自欺者知有不善之雜而不能去又掩覆以自安也欲自修者先察乎此而禁之則心之所發皆一於善而無不實矣如惡惡臭惡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則與誠其意者相去遠矣然其誠偽之判特在於自欺自慊毫釐之間耳且其念慮之微雖或人所不知然既有其實則終不可掩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慎其獨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閑藏之貌小人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其自欺亦甚矣言毋自欺者欲去其惡當如惡惡臭欲實其善當如好好色是皆必盡力求快足乎己而非以爲人所謂自慊也然慊與不慊其幾甚微是乃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誠偽之所由分也是以君

子必於此而致其戒謹省察之功焉引曾子所言以明上文深戒自欺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以明不自欺而常自慊之驗也又曰誠意是萌芽上理會正心修身各自就地位上理會或問六章之指曰傳文章句其說備矣然探其本而言之則其發之實與不實特繫乎心之明與不明而欲其盡明則必格物之功有以開之於其始欲其常明則必慎獨之助有以養之於其終也蓋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其體未嘗不明也使人於應物之際好惡取舍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則好善也必誠好之而自其中以及外無一毫之不好其惡惡也必誠惡之而自其

中以及外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之也如好好色求以自快於己之目而已非爲人而好之也其惡之也如惡惡臭求以自足於己之鼻而已非爲人而惡之也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蔽之而於理之當然有所不盡故其好惡取舍不盡出於本心而或雜於私欲雖或知其不可而不敢肆然亦有所畏慕於外而強爲之耳非出於誠心而有爲己之實也是以名爲好善而常有不好者以拒之於內故其好之不能如好好色之眞名爲惡惡而常有不惡者以引之於中故其惡之不能如惡惡臭之切中外乖殊首尾衡決不曰自欺而何哉然旣曰有所蔽而不明矣則非即物窮理不足以致其知而復乎其明之初吾已論之於前章矣果能從事於其間而有得焉則本心之體自無所蔽而其應物無往而非至善之發也亦何待於自欺哉

然聖人之教本末兼舉無所偏廢雖曰本體旣明而善端自著然亦未嘗不使人慎之於隱微之間也蓋隱微之間已所獨見本心之體其在此者特與物辨而最爲昭著以故尤爲操存之要然以其耳目之所不接而常情之所易忽也故凡所謂私意人欲者亦未嘗不潛萌而竊伏於其中苟於此焉不有以謹之則失是心之體雖曰已明亦安能保其不昧善端之發雖曰已著亦安能保其無雜所以爲此傳者於慎獨之一言必丁寧反復而重言之欲其謹之又謹無所間斷則本心之明得以常明善端之著得以無雜也其示諸人之意亦深切矣或曰知雖已至而不可不慎其獨則聞命矣抑知未至而欲慎其獨亦何不可且若必以致知爲先則固有自謂知至而不能慎獨者此又何耶曰方此心之未盡也凡其明之所未及旣不免夫眞妄

交爭是非紛糾之患矣及其應於事則善端之發又未足以勝夫惡習之強是以於夫隱微之際雖欲謹之而不能又況私意爲主義理爲客其偷心竊發常必陰爲衆惡之地而左右之惟恐夫理之勝而失其所好是以於夫隱微之際設使力能謹之而亦將有所不欲矣故必其心之已明而無毫髮之蔽然後由中而發無非義理而視彼私意人欲之爲吾害者不啻深仇巨怨之不可一日而同處於是乃能慎其獨而誠樂爲之不待強心努力而自不容已也然則彼有自謂知之已至而不能謹獨者實未至而強自名耳知果至矣則何不能慎獨之有哉雖然至知以上學問之事也誠意以下自修之事也此章上承學問之終而下啓自修之首與夫物格而知至者其事若不相謀而實相爲用正一篇之樞紐而大學之牢關也誠度此關則

入德之塗坦然平直自可安行必達而無復有鉅錡少者可不深考而實用其力也或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慊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小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嚶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旣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嚴陵方氏曰惡惡如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則其所好惡必誠矣此由毋自欺故也厭然者有厭故從新之意小人閒居所爲皆不善也果然厭故從新則善矣然而小人之

所厭見君子而後厭然非其誠心也姑以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而已十目所視言所視者多也十手所指言所指者多也

山陰陸氏曰厭讀如字著未嘗厭也書曰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富潤屋德潤身雖皆有所潤然屋與身孰親哉石林葉氏曰在獨而能慎則其在見不必慎之也小人在獨不能慎見君子然後揜其不善亦將何益乎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於中則隱而微形於外則顯而見此君子之謹其獨與小人之揜其不善雖所主不同而形於外一也人之富足則能潤屋而已德之修則非特潤身而已充實在內則其心也廣輝光在外則其體也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新定錢氏曰獨非必暗室屋漏之謂雖大庭廣衆而一念之動我自知耳於此致謹正是做不自欺功夫常人只謂心之隱微人不知不見便走作了若於此時凜乎其嚴便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何敢欺一箇毋字三箇必字立詞甚嚴學者所宜深體

廬陵胡氏曰誠無妄也自欺則妄矣人之惡臭好色根於心非僞爲也是誠也凡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豈有異哉謂其好惡與人異者妄也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彼介於其側者不唯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極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吾之救之也非有求而然也中心惻怛而其情誠不忍也若彼有可救之道而吾終莫之救也尚可以

爲仁人乎哉猶此觀之誠其意如好色惡臭非由外鑠我也自慊自敬也誠生乎謙敬易一謙而四益蓋謙敬之大也如此小人見君子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蓋其良心猶存知不善之爲可羞也是謂人可欺也心可欺乎人視已見肺肝則心已露矣其嚴乎嚴猶畏憚也言衆所指視不足畏憚唯獨居爲不善甚可畏也

東萊呂氏曰掩不善而著其善此小人之良心猶存也由不能充之故其自暴如是如其知萬物一理中外一致作於此者見於彼至隱至微之間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則亦知所以反身矣知所以反身者知格物之道也居仁龍泉葉氏曰意者始發而未形去心之全體尚未遠矣然而有愛惡之別有公私之異端緒之差源流之分皆見於此堯舜之爲堯舜桀紂之爲桀紂天下之人終日安焉而不悟

皆兆於此故誠其意者所以實是理於將發之初也彼其本無不善而異日之成有君子小人之分焉蓋始發之際所以自欺而掩抑之者衆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中心誠然其堅實而不破純一而無所疑者君子與小人同也唯其善惡邪正之念泛然往來於其間二而不一雜而不純然後外物乘之奪其至微者而爲之主此不可以不察也自慊者所謂毋自欺也見君子而厭然誰謂之無其意哉私意亂於其先用事旣久戕賊已成雖有善意之發不足以救其禍而徒足以形其惡人之所以兢兢然畏屋漏如畏宮庭出門閤如嚴賓師高其閨闥設其干櫓學者不可以毫釐犯者懼私意之賊而一日之厭然者著於外也此君子之所獨致人安得而共之故人莫不有此獨也溺於所同流蕩委靡而其所謂獨者敗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人倫之內常見此理而人不自覺唯君子畏之爲甚嚴也
丘山積於微塵江海聚於涓流此知者之所深察富潤屋
德潤身由毫末之微積而至於不可掩之效潤字當細玩
建安真氏曰自慊是爲己言己之所以爲善者乃是我合
當如此若不爲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爲他
人而爲善也自欺是爲人本無實意爲善但外面畧假借
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
欺也只是自欺而已

新定邵氏曰爲善之意發於真實之謂誠假於浮虛之謂
僞誠則篤實輝光人雖潛窺密察而在我者終不可沒也
僞則心勞日拙已雖巧覆曲護而在人者終不可欺也世
之人固有於惡未必真知所惡而陽爲惡之之狀者矣於
善未必真知所好而矯爲好之之形者矣非所謂誠也必

也惡惡如惡惡臭而後其惡始真好善如好好色而後其
好始實好善惡惡真實如此則其舍卑汙而趨高明也無
異雜溷濁而遊清都也棄人欲而從天理也無異遠臭腐
而襲芝蘭也豈不欣乎快所欲而足所願哉此之謂自慊
也獨非特孤居獨處之謂也雖與人同堂合席而意藏
於中人所不知已所獨知者皆君子致謹之時也能謹其
獨則能誠其意矣堯舜禹之相傳拳拳乎人心道心之分
惟精惟一之戒者所以謹此獨也詩人之詠文王一則曰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二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所以
謹此獨也竊怪夫世之小人閒居之時恣爲不善無所不
至及見君子乃始厭然閉藏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意蓋
謂衆人爲不足恤而君子可以矯飾欺也不知念慮僅萌
於方寸之微識者已得之眉睫之間故目動言肆肝鬲洞

見足高氣揚心贅畢露在己雖自謂城府之深而在人已
不啻肺肝之視如是則人心至靈不可欺也已之爲僞祇
足以自欺而已竟何益哉此足以見實有諸中者無間於
善惡必形諸外也此君子所以必謹其獨也 每愛東萊
呂成公論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
學及會盟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揜
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嗚
呼此十目十手之地所以爲可畏也歟

雪川倪氏曰自謙注及諸家皆作慊竊謂不必改經文只
作謙可也謙之彖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之正也人
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又謙者有其實而若虛者也不謙
之人以虛爲實務矜夸以欺人不惟欺人又以自欺 又
曰誠一也而有善惡之異誠於爲善誠也誠於爲惡亦誠

也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與小人皆然君子知其如此故
謹其獨而誠於爲善世有攻人之僞者其人姦惡又甚於
所攻而其說曰吾所爲表裏如一不欺也誠實也此乃敢
於爲惡者爾彼則僞於爲善爾乃誠於爲惡是小人之無
忌憚者故誠則若一而有善惡不同不可不辨重言必慎
其獨申其義而諄誨之也

延平周氏曰必曰心廣體胖者蓋有以根於一心然後有
以施於四體也

長樂陳氏曰人非不知誠之爲善欺之爲不善而其所爲
每不免於欺者直以欺之可爲也殊不知心不可欺人亦
不可欺苟知心不可欺人亦不可欺而專於誠焉則何所
不至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一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一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氏曰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猗猗喻美盛斐有
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識而德著也聖人既
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孔氏曰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此詩衛風淇澳之篇美衛武
公之德也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然

顏色矜莊儼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著
恂慄謂顏色莊慄有斐君子者論道武公盛德至善人之
愛念不能忘也於戲前王不忘周頌烈文之篇也於戲猶
言嗚呼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歎美之云此前
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

藍田呂氏曰切磋者解剖之謂也琢磨者修治之謂也有
璞玉於此將以爲圭則必先解而爲圭之質將以爲璧則
必先解而爲璧之質如學者之志欲止於小善則以小善
爲之質欲止於至善則以至善爲之質琢磨者即其質以
修治其文小善之質止可以修小善之文至善之質然後
可以修至善之文故如圭之質不能琢磨而成璧璧之質
不能琢磨而成圭故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
也恂慄者敬其學也威儀者見之文也斐文之著也學止

於至善積而爲盛德至於文章著見則入於民心者深矣
此誠之不可揜也故民不能忘也誠之至者非特入於民
心其所以道民者澤流於後世矣賢其賢親其親君子化
其善也樂其樂利其利小人蒙其惠也
山陰陸氏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者所謂威儀棣棣光美
相逮如此經曰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德言
盛善言至亦言之法此以沒世不忘也進於武公矣武公
老而如此雖死猶如此也

石林葉氏曰道學求諸人自修求諸己恂慄者誠於內威
儀者文於外求諸人求諸己所以有至善也故曰發慮憲
求善良誠於內文於外所以有盛德也故曰動容周旋中
禮盛德之至善則民歸之不忘也故曰有斐君子終不可
誼今有盛德至善則民無間於君子小人皆在所不忘也

然而君子懷德故賢其所賢者義也親其所親者仁也小人懷惠故樂其所樂者亦義也利其所利者亦仁也

廬陵胡氏曰民不忘美衛武之誠沒世不忘美文武之誠夫誠至於民懷不忘其誠至矣

莆陽林氏曰此詩序云美武公之德言其表裏相稱也故能先誠其意自然修身可觀某竹生於水傍自然猗猗而盛斐然如君子氣象蓋由切磋琢磨而成就其材如此終是令人不能忘也下文乃戴記解此詩蓋訓詁之學其來也遠自漢以前有之矣道治也謂學問以治之由學問然後日漸月漬所謂自修也言其學問而治之如切如磋也日漸月漬非一朝一夕之故如琢如磨也後又引於戲前王不忘說不能忘之義謂君子所以不能忘前王者謂其賢者則知其賢其可親者則親之小人所以不能忘前王

者謂民之所樂前王亦與之同其樂民之所利前王亦與之同其利君子小人不能一日忘之也

新安朱氏曰此與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皆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淇水名澳隈也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贊其德容之盛也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

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孰玩之 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

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龍泉葉氏曰學者以密察之功微細以驗之積漸以充之誠意所貫本末光明其或文或質或淺或深疾徐反復之際式有可觀之義蓋君子察之於內衆人察之於外唯其中無可愧外無可憾所以詩人之形容若此之盛也學者強爲善而已非以求之於人也及其爲善之至純實著見而不可掩則斯民記之矣

建安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修

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爲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鄭氏曰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峻大也皆自明明德也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

孔氏曰周公封康叔作康誥太甲伊尹戒太甲之辭盤銘湯沐浴之盤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苟誠也非唯沐浴自新誠使道德日益新也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益新非唯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作新民者周公使康叔作新殷民也周雖舊邦

其命惟新此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謂爲天子而更新也

河南程氏曰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大人之學未嘗不先自明其德然後及於天下故引湯誥太甲堯典之言以明文王湯康皆自明也新之爲言革其故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唯大人爲先得之德之不明也以民之未知乎此也德之不行也以民之未得乎此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則易昏爲明易惡爲善變化氣質如螟蛉之肖蜾蠃是豈不爲新乎雖然自明明德者亦日新也合内外之道故自新然後新民也湯之盤銘自新者也康誥文王之詩新民者也君子治己治人其究一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嚴陵方氏曰日新者日新其德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苟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始也日日新者言日新之有繼也又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加也既有始又有繼又有加則日新其德於是爲至極之爲言至也所與書言君子所其無逸之所同義蓋有所則有用有用則有極既有其可不用其極乎故其言如此然君子之日新非特在已下以治民上以承天亦莫不然故又引詩書之言以證之則無所不用其極又在乎此

山陰陸氏曰諛之在前顧之在後極至也未有不用其極而能新者也

石林葉氏曰新之至於又新者德之在已也作新民德之在人其命新者德之在天也蓋君子之德至於受天下之命而後極其明德也

廬陵胡氏曰日新自明也新民明民也自明明民物我一致兩造其極是謂無所不用其極極中也民不協於極者由不明也上之人能易昏爲明變化氣質使之自新以趨於中道是爲用其極也

東萊呂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者新之謂也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其不已者新之謂也新者天之道也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發生無窮已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知此道也其自新也以堯舜之道爲必可行以堯舜之德爲必可至其新民也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然非不息不已則不能至此

延平周氏曰易曰窮理盡性窮其在已之理然後能窮其在物之理盡其在已之性然後能盡其在物之性未有不

自明其在己者而能明其在物者也此君子所以貴乎自明新之無已而至於極則聖人也此君子所以用其極新安朱氏曰太甲殷書顧謂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此傳之首章釋明明德也湯之盤銘以下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也銘名其器以自戒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曰然則其曰克明明德

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

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之也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期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

不復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唯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遺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其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受師尚父母書之戒而謂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
豆刀劔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
尚幸頗見於大戴之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亦不可以
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
蓋以是爲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 曰康誥之言作新
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殷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
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
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
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
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
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
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
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

詳當別爲讀書者言之耳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
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
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倣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旣
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旣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曰
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
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詩言自新新民
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
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新定邵氏曰以事情揆之日日盥頰人之所同也日日沐
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人子之事父母亦不過五日則燂
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諸盥頰之盤歟
長樂陳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然則欲明明德於

天下必先自明也新民者必先自新也至於所止不同亦皆至善也

永嘉薛氏曰明德峻德也日新德新也

龍泉葉氏曰人之於德皆自明也豈有明之者哉火有不息之光泉有不竭之流人之欲自明也窮天下之欲不能蔽其達而行之也合天下之力不能過如水火焉益深益熱而不可禦也聖賢親身行之則知自明之爲功矣徒口耳記問而已者若之何哉新與明皆學者功用之要也新則明明則新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人無日新之效苟惟一善以自恕記其舊而忘其新得於昔而遺於今類情委靡日就耗散而其本然者忘矣有新有故者物也物已故而不復新者也此湯之所以銘也國之已故者不復新周故國也而文王能新之此詩之所以頌也一性之誠

無故無新持之不倦存之若一人之於身鮮有不以新舊爲別者自欺其身者也不二不息有始有卒則日新之功見矣一段說成德就賢之功效一段說明德是自明一段前輩所以移易在前謂是解新民然細看却只是自說日新意思

建安真氏曰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礙耳然人猶知沐浴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污穢至於心者神明之府甘心爲利欲所溺以昏蔽之甚如積糞壤如聚蟻虺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爲重以心性爲輕也豈不繆哉唐人櫛銘曰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

錢塘吳氏曰德旣明矣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於是又取詩書言新者明之日新則德益輝光新其在已者也民新則

風移俗易新其在人者也命新則祈天有永新其在天者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者至也至則止矣故又取詩人所言止者明之止者止於至善而已如愚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氏曰誠意在知所止引殷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千里惟人所居止引小雅緡蠻之篇言黃鳥止在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孔子見其詩而論之云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也又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之德緡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

河南程氏曰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物之好須道是

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如人臣止於敬之類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各因其心之所重更互而出才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分出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唯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父子止於孝慈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已作此惡從而誅之舜初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止於事又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其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忠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

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
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伊川

藍田呂氏曰民之所止止於邦畿而已鳥之所止止於丘
隅而已是皆知其所止矣人之於學不知所止流遁失守
無所適歸終亦必亡而已矣雖黃鳥之不若也故文王之
學所以緝熙者在敬其所止而已所謂仁敬孝慈信者乃
爲人君爲人臣爲子爲父與國人交之至善者也其所居
之地不同故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爲至善則一也所謂
止者猶行者之所欲至射者之所欲中雖未至也雖未中
也必至必中而後已此之謂知所止

石林葉氏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居而止之也緝蠻黃鳥
止於丘隅擇而止之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安而止之
也

廬陵胡氏曰止得其所則善君臣父子國人止於仁敬孝
慈信是爲止其所雖然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止之未必
得其所也故先於明明德

新安朱氏曰此與前引淇澳詩皆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緝蠻
黃鳥止於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
當知所當止之處也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蠻繼續也
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
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
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所
止而無疑矣曰引緝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
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
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

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

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永嘉薛氏曰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不它矣此謂知本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用

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黃鳥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止可乎

龍泉葉氏曰學者之於道非有可止之法其所爲力行而不息者將以成就其所止也故君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仁臣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敬子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孝父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慈人之行於世也苟知其所止雖行千里之遠而可以無厭其不知也則左足未舉而右足躓矣故動則入陷窞行則入網羅以至於死而不得其止也

東萊呂氏曰止則一不止則二人之行也未得其所居則其心茫然不雜則亂也及得其所居則心自定矣此止則一也君子之學擇其所止而已矣

居仁

建安真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與國

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癢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

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所敢知也 又曰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體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爲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新定邵氏曰此章所以釋止於至善之義也至善之道乃夫人安止之地自其大體而言之人之一身其生也生乎此道之中其處也處乎此道之內未有能出於範圍之外者也自其事爲而言之視聽言動皆當由禮喜怒哀樂皆當中節亦未嘗無所止也古昔聖賢洞明乎此故其告語所及經指此道爲所止之地曰安汝止者安乎此也曰欽厥止者欽乎此也謂之廣居謂之安宅無非推明乎此也自夫人講學不明蔽於物欲始曠其安宅而弗居血氣馳騖殆如寄身於逆旅甚者情於荆棘投於陷穽溺於深淵

而不自知也豈不重可歎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鄭氏曰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

孔氏曰無情者以下記者釋夫子之意也

河南程氏曰或問此謂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先生曰且舉此一事其它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伊川

橫渠張氏曰大畏民志大畏服其民志使民誠服猶神武而不殺也威德素著則民自畏服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則知過必改不可幸免故無訟也此則三不欺聖人皆有之

愛則不忍明則不能威則不敢

清江劉氏曰聽訟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聽訟與人同使無實之人不得盡其辭則異

嚴陵方氏曰子路之折獄不及孔子之無訟召南之聽訟不及周南之無犯此所以爲聖賢之辨歟夫訟者以其兩辭之情僞未辨也至若無情之人不得盡其辭豈復有訟乎非夫大畏民志固不能若是易於訟言有孚室惕蓋謂是矣

馬氏曰誠其意則使民心服不可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故誠其意則

使民服民不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中心悅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仲尼雖巧言如簧苟無其實爲天下所不容此無情者所以不得盡其辭而可使無訟是謂誠意之效故曰知本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四章釋本末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旣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

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

新定邵氏曰民生有欲羣居則競民之不能無訟也久矣鼠牙雀角疑似惑人訟之未易聽察也尚矣有能裁決明審使姦猾無所遁情善良得以吐氣是亦足以爲政矣然人之情僞無窮己之精力有限與其分拏鬪鬪勞吾之聽決孰若和順雍睦相安於無事是故虞芮質成未足以見文王至其目觀禮遜之俗忸怩而不忍爭然後見文王道化之懿耳夫所謂大畏民志者豈必峻厲威刑使之畏懼而不敢犯哉蓋其羞愧之心潛動於中則稍犯不韙措躬無地中庸所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是也昔夫子之仕於魯也將爲司寇而沈猶氏之徒已爲之息心而改行此其德望素隆大畏民志厥有明驗儻得邦家則綏來動和使民無訟尚奚難哉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鄭氏曰懣怒貌也或作懣或作懣

孔氏曰此覆說前修身正心之事因忿懣恐懼而違於正心既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河南程氏曰或謂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先生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伊川

藍田呂氏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唯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懷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石林葉氏曰有忿懷恐懼好樂憂患則心有所係矣故不得其正有係而不得正則其視也必不見聽也必不聞食也必不知其味以心不在焉故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蓋能正心則能存而不失故忿懷恐懼好樂憂患皆無所係此所以養性事天而修身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古之君子無所不用其正坐毋箕坐必正也立毋跛立必止也游毋倨行必正也視毋淫視必正也聽毋傾聽必正也言不惰言必正也動不遽動必正也至於

祭則正己居則正位坐則正席射則正鵠投壺則正爵無所不用其正此無他凡以正其心也心正則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忿懷恐懼好樂憂患皆其小者爾心一爲小者所奪則坐立視聽言動飲食顛倒失措而天地四方易位矣故養心不可不正然古之聖人以蒙養正蓋未發之謂蒙謂喜怒哀樂未發時也能於此時養之以正則發而皆中節矣若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正心必曰先謂正於未發之前

永嘉薛氏曰中庸之學以率性爲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懷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者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爲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范陽張氏曰心之正體無忿懷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

為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有所忿懣至憂患而不曰心也是心者出乎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外者也惟忘忿懣以至憂患則心之本體見矣故正心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以心之正體無見無聞無味處是也一流於見聞滋味之間則心之正體偏矣故正其心者消盡血氣忘忿懣以至憂患乃可耳心體既見寂然不動可也感而遂通亦可也此心正者之事正心者豈可遽言此哉學者不可不察

東萊呂氏曰四者皆非心之正也然則如之何而謂之心正非知至意誠不足以識之今夫視聽言動求合乎禮以正其心則可謂之正心乎曰此求正其心而非心正也心正者非言語擬議所能形容也故唯知至意誠者能默識之

居仁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忿懣怒也湛然虛明隨感而應者心之正也不能操而存之而苟以應物則必反為所動而累乎其中是以不得其正耳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矣或問喜怒哀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心一有是則不得其正何哉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哀憂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已者也人能即其日用之間動靜之際戒慎恐懼有以存之則夫物之未感而其本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此固心之正及其既感而其為用流行不滯凡其妍媸輕重之變皆因彼之自然而隨以應之則其喜怒哀憂懼之用雖各不同而吾之本心鑑空衡平之體固自若也亦何害於正哉唯其不知謹戒以操而存之使其未感則昏昧而無所知已感則

昏亂而無所主是以四者之應得以動乎其中而不能自定是以當其忿懣則有是忿懣而不能平也當其恐懼則有是恐懼而不能安也以及於好樂憂患莫不皆然則方寸之地日用之間紛紛擾擾而心之體用無不失其正矣心之體用既失其正則其身在此其心在彼泮散支離不能復相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足怪哉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從其大體意正如此然經復有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者蓋意有未誠則念慮之間無非邪僞固無實可用力之處而不誠無物亦無肯實用其力之人故必意之已誠然後能正其心而不肯不正其心矣大抵意誠以後規模漸闊而功夫愈密由中以及外而功夫亦不難矣又曰大學正心章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

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節節去照顧又曰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

龍泉葉氏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物也非心也是物交於其心不出於此必入於彼物爲之制則心之所存者寡矣無私主者心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者心也舉喜怒哀樂無以見之而非無者心也正心之至至於不以一物累其心則視而必見聽而必聞食而必知其味推之於身皆一心之用也意言其所發心言其所存

建安真氏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鑒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

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正又
曰文公鑒空衡平之體鑒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
蓋未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
鑒未照物只有一箇空衡未稱物已有一箇平此乃心之
本體即喜怒哀樂未曾發動渾然一理不偏不倚故謂之
中也此所謂鑒空衡平之體及至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
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而憂因其當懼而
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所感而應之耳此即中節
而謂之和所謂鑒空衡平之用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
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也中庸
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
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
四明李氏曰始焉心足以制其身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

經不曰心有所忿懣而特曰身有所忿懣挈其身而言之
所以明數者之累乃生於身而非生於心也然身之與心
常相關而不相違安有身為物累而心為我有者乎吾見
忿怒之橫生嗜好之紛起而恐懼憂患且交戰於方寸則
心之存焉者寡矣故經列四者於前而繼之曰心不在焉
白元

錢塘吳氏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惟忿懣在人不可
有易言懲忿書戒忿嫉是矣其餘三者如恐懼修省好賢
樂友生於憂患皆學者所不能無今乃與忿懣俱以不得
其正言之何歟蓋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身有之也身有
之者血氣所使也是私欲也故其所忿懣則是好勇鬪狠
忿忘其身者也與一怒安其民者異也其所恐懼則是怯
懦無勇見義不為者也與恐懼所不睹臨事而懼者異矣

其所好樂則是好色好利樂驕樂逸遊者也其與好禮樂
善者異矣其所憂患則是憂貧患得失者也其與憂民憂
國患不知患不能者異矣此其所以不得其正也乃若喜
怒哀樂發而中節何有於我哉而心之正則自若也是知
不得其正者以身有之而心不在焉故也故曰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如愚

新定邵氏曰昔之聖賢固有一怒安民者矣非無忿懷也
然當怒而怒所可怒者在物而不在我故怒而不遷所過
者化固有恐懼修省者矣非無恐懼也然當懼而懼所可
懼者在時而不在我故震雷雖驚不喪匕鬯唯仁者能好
人以其無所作好也好樂如是夫奚傷天下憂吾不得不
憂在我本無所憂也憂患如是夫奚損此如水中之萬象
鑑中之妍媸物至則見物去則寂水之與鑑無所增減亦

無所愛憎也未應物之前忿懷恐懼好樂憂患一毫不立
固所以爲此心之正當接物之時忿懷恐懼好樂憂患隨
感而應亦孰非此心之正詩人形容文王宅心之妙必曰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而孔門高第形容夫子心術之精微
者亦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正以方寸之地一毫意念未
始或萌如此也則夫忿懷恐懼好樂憂患四者苟有一焉
豈不甚爲此心之累哉蓋心者身之主宰而四肢百骸之
所由以聽命也心不在焉則目雖視而不見逐鹿者不見
泰山是也耳雖聽而不聞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是也
口雖食而不知其味中懷憂惕不覺匕筋之失是也夫耳
目與口之用若無預於此心而此心一或不在則隨之而
俱廢由是而觀欲修其身者烏可不先正其心哉欲正其
心者烏可使忿懷恐懼好樂憂患之念爲此心之累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二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鄭氏曰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

孔氏曰此覆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農家種田常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若能以己子而方人子以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矣

橫渠張氏曰學者能自察其不善進莫量焉若有未明則觀於他大學所謂之而辟焉是也見人之善則師之其不善則改而不爲乃內外相養之道也

藍田呂氏曰所謂親愛德厚者也所謂賤惡德薄者也畏敬賢於己者也哀矜無所知能者也教情不率教者也見賢思齊則之其所親愛畏敬而辟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之其所賤惡哀矜教情而辟焉衆人之情察於人而蔽於己如以人之賢不肖反求諸己則己可得而察也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情亂之也子溺於私愛故不能察其有惡苗求其實利故唯恐其不碩皆非好惡之正也家人之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之其所愛敬而修其言行則人亦將愛敬之之其所賤惡而去其不善則人不可得而賤惡之如此則人將矜式之況其家乎故曰其身不

修不可以齊其家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此謂齊其家在修其身以其所齊漸廣故其詞嚴下云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亦以此

延平周氏曰傳曰能近取辟可謂仁之方也已果能近之其身之所親愛者以譬於人之所親愛近之其身之所賤惡者以譬於人之所賤惡與夫之其所畏敬哀矜教情者皆然則其所行者莫非公恕之道故好之者知其有惡之爲可惡惡之者知其有美之爲可好然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者天下常鮮蓋不能參之以彼己而盡其公恕之道而已矣故蔽於愛子之善所以莫知其惡蔽於欲苗之

長所以莫知其碩是齊其家者貴乎能參以彼己而蔽乎

吾身之愛與惡也

石林葉氏曰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諸人者也故齊家

在乎用恕孔子言仁之方則所謂恕也蓋好己之好而不知人之所惡惡己之惡而不知人之所好此其失在於不能近譬者也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好惡同於人則己之所親愛必思以反人之所親愛己之所敖情必思以反人之所敖情是之謂恕也雖然子者人所愛蔽於子而不知其惡苗者人所殖蔽於苗而不知其大此天下常多也以其恕己而譬諸人則無蔽雖齊家之道亦若此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譬猶省察也人適其所親愛所賤惡而省察焉則知親愛者善而賤惡者之不善也適所畏敬所哀矜所敖情而省察焉則知所畏敬者善而所哀矜敖情者之不善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而吾身之善不善與他人之善不善昭然可睹矣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觀民以

察己之道此亦觀人以省己也雖然於所親愛畏敬雖好也而不知其惡於所賤惡哀矜敖情雖惡也而不知其善者情汨之也是以徇於私愛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也

范陽張氏曰修身之道自省而已矣善者吾師也不善者亦吾師也豈非修身之道哉夫人之所親愛者仁人也所賤惡者不仁者也所畏敬者有德者也所哀矜者無辜者也所敖情者愚不肖者也方其親愛仁者畏敬有德者哀矜無辜者也則反而自省曰吾有仁乎有德乎其所以罹憂患者果無辜乎果有仁矣有德矣無辜矣則吾爲人所親愛所畏敬所哀矜無疑也方其賤惡不仁者敖情愚不肖者則又反而自省曰吾不仁如若人乎愚不肖如若人乎果不仁似之愚不肖似之則吾爲人所賤惡所敖情亦無

疑也譬也者省也如此則凡目之所見心之所思若親愛者賤惡者畏敬者哀矜者敖惰者皆足以爲吾儆戒豈非善不善皆吾師乎是吾日用中凡所好惡皆取之爲自省之資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身之不修無是理也夫人之常情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儻吾見善而好之則反而自照曰彼能是吾乃不能焉是吾之惡德也吾當日夜去其惡而從其善此好而知己之惡者也見惡而惡之則又反而自照曰彼爲是而我乃不爲焉是吾之美德也吾當日夜保守此善而勿失焉此惡而知己之美者也有行此道者天下鮮矣喻好而不知其惡者多此所以好他人之子賢而不自知其子之惡也唯惡而不知其美者多此所以惡他人之苗槁而不自知其苗之碩也明於責人故好他人之子賢惡他人之苗槁闇於責己故私蔽愛之至不知其

子之惡貪心乘之至不知其苗之碩如此則豈特一身不自知其善惡一家善惡亦且不知而顛倒失序矣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理之自然也

永嘉薛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譬所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敖惰取譬反覆視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善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之是非錯繆失倫輕重無準失其所以成已近而無以齊家猶愛而不知其子貪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則會歸有極矣是故修身以正心爲本心正而天下平矣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今接其事而不審其則則蹈於心所向

之偏而身不修矣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或問辟舊讀爲譬而今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於此五者情有所偏則失其好惡之公而身不修故不能齊其家耳然是五者乃身之接物所不能無而亦固有當然之理矣苟於是焉徒與之接而不能隨事省察以審其所當然之理則未有不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者也故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不修而目前之是非黑白且不能辨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然原其所以不能察夫當然之理則又本於心不正而上章既言之矣

龍泉葉氏曰所同所與者必親愛之所異所非者必賤惡之賢能者必敬畏之陷溺者必哀矜之是心之出因物而遷然未嘗反之以自喻也使其能反已以自喻則因人之是非賢否而可以自修其身好惡自公取舍自正又安有專好獨惡而失於偏勝者哉子不知其惡苗不知其碩狗已太重而失其中是故善修身者無他道焉好惡取舍日交於吾前而莫若反之以自喻而已矣此言修身至處其事愈明白可驗只就人情物理見之今所日用常行者便是不必精微妙窮益深測益遠也

四明李氏曰大抵事之能累其心者莫甚於好惡人之欲正於其心者亦莫若公其好惡然古今天下喜者多溢其美怒者多蓋其惡譽人者必過其實毀人者必失其真故見人之有善則親愛之畏敬之本不爲失也自因其所親

愛所畏敬而過有所好焉則是其所是而非天下之公是矣見人之不善則賤惡之哀矜教憤之亦本不爲失也自因其所賤惡所哀矜所教憤而過有所惡焉則非其所非而非天下之公非矣是非之在天下初無兩立之理一離於公則必入於僻故大學一書丁寧於好惡者尤詳前論正心既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論修身復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及論治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又戒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反覆諄諄不一而足學者能平心以察之反己以思之接於耳目者無非進德之基無非內省之要殆見虛明洞達正平坦夷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惟此以平天下可也豈特齊家而已哉

元白

新定錢氏曰論齊家在修其身却只說身之所以不修處

若說身之所以修即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嚴密微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只說心之所以不正處文意亦如此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
王倫
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
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
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鄭氏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
債猶覆敗也民從之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
於財利不能止也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
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成王戒康叔治
民如保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言愛赤子
者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然亦不
甚遠治人之道亦當如此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言母之
養子自然而愛中其嗜欲非由學習而能皆其本心如此

一言債事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能定其
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記者引以結上事今謂號令所好
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是反其所好雖欲禁人人不從也
非諸人非謂非責也所藏乎身不恕言無善行於身欲喻
人爲善行不可得也引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壯蓁蓁茂
盛喻婦人也之子是子也歸嫁也宜其家人宜其夫家之
人也又引小雅蓼蕭之篇言成王有德兄弟相善相宜也
引曹風鴉鵂之篇忒差也言威儀不差則可以正四方之
國

河南程氏曰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
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
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矣又曰母之保養赤子始何嘗學當保養時自

然中所欲推此心以保民設不中其下之所欲亦不遠矣
藍田呂氏曰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
慕一國慕之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
有弟有臣有妾尊卑䟽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寬而
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
治國也何有齊桓公五霸之盛由不能正其家死未及斂而
國已亂矣故虞舜之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以瞽叟底豫
而已文王之時天下無犯非禮以刑于寡妻而已舉治家
之心以加之於國雖有大小之間宜不遠矣故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所謂一家一人者皆謂君也君者國之機
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其機如此
故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不慎歟民可使心服而不
可使力服可以身帥而不可以令帥堯舜之仁桀紂之暴

所以皆從其所好而不從其所令也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所以身帥而使人心服者也其道
也自一人一家始故所以先之也宜其家人宜兄且弟其
父子兄弟之道不待諄諄教告家至而日見之也主誠足
以孚其心儀刑足以親其外國之不治未之有也
延平周氏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治亂
之機常發於一人而卒至於天下也如此

嚴陵方氏曰事君以忠本乎事父之孝事長以順本乎事
兄之弟使衆以仁本乎愛子之慈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
於官正與此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赤子言新生
體赤也母之養子以心度心皆其自然不必學也以言慈
之所以使衆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於仁讓皆曰一家於

貪戾止曰一人者蓋貪戾之致亂其效尤易見也一言僨事則語所謂一言可以喪邦是也一人定國則詩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是也戾違於道也率者身為之先也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皆內恕及人之道止言父子兄弟足法者本孝弟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堯舜桀紂之率民者豈諄諄然命之哉以所好示之而已矣有諸已則人易從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人不怨先閨門則宜其家人次親族則宜其兄弟後國人則民以為法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莆陽林氏曰治天下要領不出閨門衽席之上天下國家皆有父兄子弟唯在我者先正則推此而行亦皆如是文王之治岐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三百篇

之詩遂以關雎為首非獨文王為然自堯舜禹湯以來皆用此道以治天下故在家莫親於父子兄弟家不正何以教人是以君子不出一家之中推此可以成教於國

廬陵胡氏曰家人之彖先內後外以內為本內正而後家可齊也齊有威嚴之義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家人主愛故尚威嚴其彖曰有嚴君焉其爻曰嗃嗃悔厲吉又曰威如終吉如此而後威克厥愛而家可齊矣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謂當以誠存心也故家人又貴乎有孚未有威信不行乎家而國人化之者也養子者推心為之而得赤子之嗜欲蓋赤子之心唯誠而已心誠求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機謂發於近中於遠君者國之機其善惡亦發於身而加乎民也堯舜躬行仁而比屋可封從其仁也桀紂躬行暴而比屋可誅從其暴

也率謂躬行也若已不行仁而禁民爲暴是謂所令反所好有諸已已有善也無諸已已無惡也觀人善惡當於其私父子兄弟私也故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家人初九閑有家志未變也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閑之則無及矣故齊家必曰先謂閑於未變東萊呂氏曰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恕謂推己及人也不能推己及人而但欲以言語曉喻人不可得也聞諸先生曰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

居仁

范陽張氏曰事君之忠即在家之孝也事長之順即在家之弟也使衆之仁即在家之慈也豈有二道哉推孝事君推弟事長推慈使衆雖或時有齟齬不合參差不齊然其要處不過如是而已故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爲證涵泳於斯而歌桃夭之詩以證此理又歌蓼蕭之詩以證此理又歌鴈鳩之詩以證此理想見大學之道雍容善端有如此之樂也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者也能修之身以致其教則一家之人皆孝弟慈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是矣引書而釋之以言慈幼之心非由外鑠推以使衆亦猶是耳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以治國在齊其家其味深長最宜潛玩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

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民能自言其意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引此蓋以明夫能教其家使無不慈則國人化之亦無不慈者而所以教之之本則在心誠求之一言耳初豈有他道哉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是適修於內而遽欲以求乎外以己之僅免而遂欲責人之必無也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

推本言之而欲其先有以成已非欲矜已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指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然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以及人使

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影正源潔流清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之所當及者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施之於已今曰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已之心恕人則未知所謂恕已之心何耶其或未得此心之正則恐其猶未免於昏也若之何其可以推已及人哉藉令其意但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其亦只可以言下章愛人

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治人為圭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意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至漢光武謂郅憚善恕已量主此又啓為人臣者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不明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曰三詩之序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矣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也凡引詩云者皆

以是而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
永嘉薛氏曰內外之合所謂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篤恭而天下平用此道也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龍泉葉氏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知足而爲屨我
知其不爲屨也患不爲屨耳豈有爲屨者哉古人有慈孝
之實推而行之則事其父者所以爲事君事其兄者所以
爲事長使天下容受羣衆皆由此見之若徒即其名而不
盡其實則雖行於一家而格於其人者乃其勢也不自知
其不至而尤孝慈之空言與徒即其名而望天下之自化
二者皆失之矣 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
養子而後嫁者也此言至切施於當事者對病之神藥照
形之明鏡也自下以首尾次第論如必待齊家治國而後

用之則有所繫縛效反不得專矣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
大成異於小學處可以修身齊家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
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以不
明學者又逐逐焉章句分析隨又爲說名爲習大學而實
未離於小學此其可惜也哉

江陵項氏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
爲治人者言之也左氏傳所謂無瑕者可以戮人也子欲
善而民善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也此所謂治國在齊其家也若
謂治已則有諸已而求諸人是以其所能者病人也無諸
已而非諸人是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也非制行之法也
故嘗謂此章當與表記仁之難成章並觀

雪川倪氏曰嫁而有子必知養之之方不待預學而後能

此譬養民之道不待臨政而後學也宜兄者兄友其弟宜爲人兄而弟亦宜之宜弟者弟敬其兄宜爲人弟而兄亦宜之以其兄弟友睦而更相教故能推一國之人爲兄弟者皆化之無不相宜者

新定錢氏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不幸爲人上者爲貪刻爲暴戾則從風而靡必有甚焉者矣仁讓說一家貪戾却只說一人仁讓之化止於仁讓貪戾之禍遂至作亂可不謹歟可不懼歟所藏乎身不恕而欲以空言囁於人不可得矣恕字是一章之綱領已行得人亦行得國亦行得此所以成教所以興所以從若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能喻

新定邵氏曰於文如心爲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也已所不欲而施於人是謂不如其心非恕也所藏乎身不

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喻猶曉也聞有仁義根心睟面盎背瞻其容貌不言而喻者矣未聞矯飾爲欺色取仁而行違者能使夫人心孚而意喻者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鄭氏曰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信

弁也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偕矩或作巨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引詩言治民之道取於已而已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饗其祭祀也及紂為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

孔氏曰自此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蓋治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此經申明絜矩之義上有不善之事加已已惡之則不可持此事使已下者為之不善事已已惡之則不可以此事已之君上也前謂在已

之前後謂在已之後左右謂與已平敵或在已右或在已左舉一隅餘可知也引小雅南山有臺美成王之詩言以已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為民父母只語辭也上言恕已待民此經言已須戒慎引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高峻貌赫赫顯盛貌具俱也僂謂刑戮若桀紂是也殷之未喪師以下大雅文王之篇儀宜也

藍田呂氏曰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所謂平者合內外通彼我而已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雖廣出於一理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猶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此絜矩之道也上下也左右也前後也彼我之別也通乎彼我交見而無蔽則民也君也將何間哉此所以為民父母而天下瞻仰之矣故

所以得國以得衆也所以得衆以有德也

范氏曰漢書云度長絜大注曰絜圍束之也莊子絜之百圍亦謂圍而度之也矩所以爲方絜矩言度之以求其方也既度其上又度其下既度其下又度其上於前於後於左於右莫不皆然不使少有大小長短之差焉是以物我各適其適無往而不得其方也天下者國之積耳以此推之則自一國以至於萬國一理而已

祖禹

范陽張氏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所由不同其理則一而已其一如何審好惡而已矣故修身之法無他省吾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已豈非當審吾好惡乎齊家之道無他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已豈非當審吾好惡乎治國之道無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豈非當審吾好惡乎而平天下之道亦在於好

惡之審則老老而民起孝長長而民起弟恤孤而民皆爲忠厚之行所惡之審則母以吾所惡於上者施之於下母以吾所惡於下者施之於上母以吾所惡於後者施之於前母以吾所惡於右者施之於左是則平天下之理果在審好惡而已矣又曰文王之詩言商未失衆時克配上帝至紂失天下其膚敏之士反爲周祿將之役天命如此可不以爲戒乎且斷之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何以得衆曰德此君子所以先慎乎德也

石林葉氏曰老者近於親故民興於孝長者近於兄故民興於弟恤孤近於子故民不倍以此倡於上絜之道也以此法於下矩之道也上下以位言之也前後以事言之也左右以人言之也位之與事事之與人雖不同而其好惡則一也故好同其所好惡同其所惡而後可以爲民父母

蒲陽林氏曰一人在上使天下人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必有正道焉蓋四方萬里之遠若非有以固結之則如何長有天下故詩以爲民之父母者無他唯與天下同其好惡而已若是好惡與天下不相關此之謂獨夫爾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篇末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以此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以此事之

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南山有臺之篇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節彼南山節讀爲截節然高大貌師尹周之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引詩文王篇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不易言難保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旣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

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開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雖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之矣然上之君子乃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道則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於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焉所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白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強訓以絜殊無意謂而先友太史范公乃獨嘗言此而後其理可

得而通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就其中較其所占之地則廣狹長短平均如一截然正方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信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爲守則易尉

而爲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輩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擴充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爾然必自其正心窮理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矩度之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即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

張達

以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唯忠然後所如之心始待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與或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均爲治人之事而傳於齊家以審愛惡爲言於治國以躬化導爲說於平天下則必以絜矩明之豈三者之用各有所施而不可以相通耶曰此亦各隨所重而言之其用益廣而法益詳耳若論其實則齊家者豈無待於躬化導而參彼已治國者亦安可不審愛惡而參彼已況平天下必自齊家治國而來則二者之用固有不得遺者但以其先後廣狹而言則三者之序必如此而不可亂耳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

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龍泉葉氏曰絜是矩者非難也天下之方至於矩而止天下之圓至於規而止天下之長短至尺度而止天下之曲直至繩墨而止天下之輕重至權量而止是物之在我也絜以示之而何患焉雖然其所以爲矩則難矣使其毫釐之不盡斯須之或虧自內至外由本及末而或有不足焉則矩不成則雖欲絜之以示人不可得矣聖賢之學自其內心之發推之於外修身齊家擗節端序各有倫等而不

可亂者皆爲矩之地也堯舜禹湯文武絜成矩以示天下而天下從之故凡天下之有未安者必求於我而我不以其所未至者病天下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舜之矩也大矣究極絜矩之道不過於恕而已上下左右前後物未有不具四隅而能獨立者也然而天下之人所藏於身者不恕則見於前者必忘其後得於上者必失於下以其所惡者盡力施之而不知彼之不能受也夫是以患莫大於自利而害常生於有所偏君子盡已而及人因人而通已交取互見仰觀俯察在我欲其無憾在彼欲其無怨知天下之一理彼我之一心則規矩在我而物之方圓者莫能踰權量自我而其自爲輕重者無所惑自致知格物以至於平天下其必有出於是道不出於是則意有誠而非其意心有正而非其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且

有不合矣

建安真氏曰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量物之長短絜謂以帶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言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爲方器者必以此焉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爲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謂絜矩也錢塘于氏曰君子以此三者爲絜矩之道以明明德於天下者苟不由是三者之善以爲矩則民情未易平也平之

之道如何使上下前後左右皆不以其所惡自累則是皆以其所好者相與無一人不孝不弟不慈矣其爲矩也莫明焉故曰此之謂絜矩之道蓋言天下無一人不明於矩也易言萬物之絜齊記言主人之潔著此水亦其義也嗚呼天下之所真可好者孰非孝弟慈之三者而其所真可惡者孰非不孝不弟不慈之三者今因民之所好而好之因民之所惡而惡之則上之好惡平上之好惡平則人心平人心平則天下平矣

雪川倪氏曰前言絜矩之道謂正己格民後言絜矩之道謂體物正己

新定邵氏曰矩所以爲方也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均齊若一而後成方所謂絜矩者猶言斟量忖度舉斯加彼使之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味斯言

也則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其或上之使我不以禮吾之所惡也則吾之所以使下者烏可不以禮下之事我不以忠吾之所惡也則吾之所以事上者烏可不以忠審度彼我事皆若此則上下各得其所欲矣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充此類也則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者慮其有妨於前也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慮其有妨於後也審度彼我事皆若此則前後各得其所願矣以至右之所惡者則不以交於左左之所惡者則不以交於右姑即夫並坐不橫肱之義而推之則其理亦可見矣夫上下前後左右皆得其平則截然正方合於矩矣大學於是釋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斯道也豈非平治天下者所當舉而措之乎吾嘗求諸古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固可以興民心之孝也然考之王制必五十而異糧

張達

六十而宿肉七十而貳膳以至八十而後常珍九十而後飲食不離寢何其斟酌劑量曾不一槩也不如是則可以暫而不可以久區處未適其平非所謂絜矩之道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固可以興民心之弟也然質之祭義如是而弟達乎朝廷如是而弟達乎道路如是而弟達乎州巷以至放乎猥狎修乎軍旅莫不隆長而尚齒何其流通周溥靡有或遺也不如是則達於此而不達於彼區處未適其平非所謂絜矩之道也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固可以使民相收相受不相弃倍也然古人抑豈槩而思之不思爲可繼之道哉孤獨矜寡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以養之矣至於瘠癯跛躄斷者侏儒則百工各隨其器能而食之使廢疾者不患於無所收而百工亦不虛於推所養也古人絜矩之道一至於此則經理區畫

曲盡其宜天下其有不得其平者乎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鄭氏曰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孔氏曰此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有德之人人所附從有人則境土寬大有土則殖萬物有財則有以供國用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外疏也內親也親財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其劫奪之情也

涑水司馬氏曰君有德則人歸之人歸之則其土地且奚

去我而適他言其要在得人心也

延平周氏曰財之與德其猶陰之與陽乎陰能輔陽亦能害陽財本輔德亦能害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內本而外末則本重而末輕雖不爭民之施奪而施奪之權自歸于上也外本而內末則本輕而末重雖欲爭民之施奪而施奪之權不免在於民也

嚴陵方氏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孟子所謂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者亦此之意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者報施之理然也貨悖而入亦悖而出者消長之理然也

山陰陸氏曰爭民施奪言爭民之所施亦爭民之所奪是與民爭利者也

石林葉氏曰得道則多助故有德此有人得衆則得國故有人此有土非財無以聚人故有土此有財理財不以義

則物必屈於欲故有財此有用財也土也人也非德不能有故曰德者本也有德則人歸矣財必生於土故曰財者末也內本而外末則人之所貴者德故天下各懷仁義以事其上雖不爭民之施奪而財自足也外本而內末則人所貴者財故上下交征以利則雖爭民之施奪而財亦不得而足矣蓋財聚而不能散則民離財雖多亦無以守財聚而能散則民附財雖少亦可以生故君人者修德以得人聚財以養人未有用財以道而民不聚亦未有聚財不以道而終能守也猶之言出於身既悖於道而召禍乎外亦悖而入此必至之理也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其此之謂乎

藍田呂氏曰知以德爲之本有人有土有財有國非吾患也不知以德爲本而本於財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餒矣此

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反者也惡言加於人則人亦將加惡言於己以非義之事取其財則必有非義之事費其財蓋不知義爲利者也

東萊呂氏曰外本謂以本爲外內末謂以末爲內爭民施奪謂爭奪之民施其劫奪之情也言在上之人外本內末則是使爭鬪之民施其劫奪之情也言之出也不善則人亦以惡言反之悖出而悖入也貨之入也不善則亦必以不善失之悖入而悖出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仁居延平黃氏曰財用自其有德而致之其取也有義非悖而入也其用也有禮非悖而出也

范陽張氏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德者義也財者利也以利爲尚則天下相率而爲利故起爭民施奪之心施者無所禁制也且義者何也忠信也德也財者何也利也驕泰

也爭奪也好義則得民心好利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天下社稷宗廟不保矣是以大學之道以義用財而不以財勝義蓋財聚則民散以利爲主則失民心矣財散則民聚以義爲主則得民心矣夫何故言悖而出者必有悖理之言以應之貨悖而入者必有悖理之事以散之故君子生財之道一以儉約爲先也

新安朱氏曰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悖逆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

得失也。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慎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龍泉葉氏曰。甚矣利之可畏也。聚天下不可以無利。而利聚則民必攜。聖人知其然也。散天下之財。使之疏通流演。而無壅遏偏聚之患。若此。則民聚矣。以民聚爲財之本。而以財聚爲民之病。故以道權之以法御之。天下本無可聚之財也。其聚之者。非義也。悖也。言當順以出貨。當順以入。出入各得其當。而天下治。小人則不然。言以悖。出貨以悖。入至其報應之來。速於影響。驗於符節。拱手視之。而莫能救也。

雪川倪氏曰。人之性善。其德本明。所以昏之者。貪求近利。謂道德爲無所利也。孰知德之中。自有利存乎。其間爲人上者。有德以拊民。人懷而歸之。有人以治其田疇。扞其外侮。以什一之法。取於民。通三十年之積。有九年之蓄。則有財矣。前之本末。以明德修身爲本。其餘爲末。本末之大者也。今論德之與財。亦以本末言。本末之次者也。爭民者。爭民之利也。上旣與民爭下。必效之不奪。不饜矣。施言用之。

廣也用爭奪之術廣施之而無限節也

新定邵氏曰財聚斂於上則民失所養而離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得所養而聚戴乎上二者正相反也鹿臺鉅橋爲世永鑒然三代而下人主富民之念常輕富國之意常重雖號爲英明刻意爲善而充府庫實倉廩之念終未盡忘其故何也良由大學不講而所以明其明德者未至耳果能先謹乎德使此心天理湛然常明則民吾同胞癘痾疾痛舉切吾身發政施仁唯恐赤子之不得其乳而何忍括民財以聚於其上哉

張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氏曰于於也天命不予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楚書楚昭

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晉文公之舅孤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孔氏曰書之意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嚴陵方氏曰惟善以爲寶者君也仁親以爲寶者子也君能寶善則足以爲貴於一國子能寶親則足以爲貴於一家雖其大小不同所以爲寶則一而已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驕泰以失之宜在平天下在治其國一章後平天下者善與人同故取諸人以爲善利與人同故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善不與人同則媚疾之心生故無好善之心利不與人同則貪吝之心生故無好義遠利之誠觀康誥之言則知天命無常惟善是與也觀楚書曰

咎犯之言則天下之寶惟善爲寶也

新安朱氏曰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
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
人也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
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曰前旣言
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
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
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恃入而恃出之謂也然則命之
不常惟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龍泉葉氏曰得失觀其善惡而已矣世固有得天下之大
如舜禹而行道之人乞一簞食豆羹之微或不可而輒喪
之者焉學者考其得失之際則善惡自我至物莫能違可
目之常者不可恃而一身之德不敢忽蓋晉楚之富未有

可以因循而常守者也山高忽摧河深忽竭豈可幾乎楚
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
仁親以爲寶楚國雖大亡人雖微然所寶者非外假也亡
人以仁親而後反楚國以爲善而永存當重耳適亡奔困
於憂患險阨之餘追念父母之所以遇己者深矣唯其克
責咎侮之意足以消怨尤喟嘆之心仁親愛篤之誠足以
弭疏薄讒間之禍則桑落之下固所以爲晉室隆昌之符
也

四明李氏曰晉楚之爲國特夷狄之雄耳舅犯之爲臣特
伯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
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一言當理皆可
爲法一言契心皆可服行學者誠能多識前言以蓄其德
則片辭隻字莫非實用博學詳說莫非切己苟徒徇口耳

之習果何益哉 元白

金華邵氏曰自古人君急貨財失人心以至於喪天命者必有小人以功利導之故至於此無小人則人君決不自為聚斂故引楚書及咎犯之言又引秦誓所言尊賢容眾之君子忌刻淺隘之小人而小人必屏之四方不與同處中國蓋導其君以功利至於失人心喪天命皆此等人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而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鄭氏曰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于殽還

誓其羣臣而作此篇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黎眾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放去惡人媚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曰此明君臣進賢絀惡之事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為漪休休寬容似有包含也不啻如自其口出謂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是也美士為彥爾雅釋訓文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賢之人使逆遠在四夷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度者也天下之所共好者仁也吾所以好仁天下之所同惡者不仁也吾所以惡不仁

此所以能愛人能惡人也此所以能舉賢退不肖也此所以能好人之好惡人之惡不拂人之性而遠夫菑害者也山陰陸氏曰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正言仁人仁者必有勇故也亦仁人然後能放流之孔子曰懷惡而討誰不服

范陽張氏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非以審好惡爲先大學於平天下旣歌南山有臺之詩以明好惡之審又歌節南山之詩以明好惡之僻且雜引康誥楚書舅犯秦誓之言以明好善惡惡之理且斷之以唯仁人放流害賢之人又言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予竊怪正心之說貴於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皆在於審好惡何與正心之說相遼邪及讀唯仁人能愛人惡人之說然後知所以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將以求心之

本體本體旣見則私欲消融天理炳見好惡皆公天下而非其私矣

石林葉氏曰技言其能已有技而人有之不媚疾者克己也彥言其才聖言其德已薄於才德而人有之其心好焉者愛人也能克己以愛人則人樂爲之用故雖有一介之賤斷斷之弱亦可以爲有蓋資諸己不足能資諸人以有爲君子亦與之也忌人之能與不容人之才德則所謂蔽賢匿善也仁人惡之故不與同中國

新安朱氏曰聖通明也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又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

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之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竟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唯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屏之爲逆何也曰古字之通用也多矣漢石刻辭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逆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

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東萊呂氏曰斷斷專慤而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迫隘忌克者小知賊之也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也論君子之樂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忌善終之以俾不達惡之遂也小人之於君子不唯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則其心終不厭惡之未遂雖欲自己有所不能思其反則可知君子之於善矣

龍泉葉氏曰此固其國家之所寶而一介臣者亦所恃以自寶也夫善不可以有形德不可以有心山嶽之所藏江河之所受誠有長養潤澤之功也天下之人好爲有形之

善而各務自爲其始本出於善意而其終遂至於媚疾其禍遂至於喪邦者衆矣仁人其好善也篤則其去惡也果蓋非仁人之至善不足以知不仁之爲害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鄭氏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拂猶俛也逮及也大道行所由

孔氏曰拂謂拂戾人之性菑必及於身矣大道謂所由行孝弟仁義之大道也

河南程氏曰命當作怠字之誤也先猶早也遠謂逖諸四夷之類自古用賢人而不能早退小人而不能遠以陷於禍敗者多矣

伊川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莫非命也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舉賢好先退不肖惡近石林葉氏曰在下位而見賢有不能舉舉賢而有不能先猶可歸之命若夫居上位而見不善不能退雖退而不能遠之於己則不可歸之命亦過矣哉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好其所惡惡其所好則拂其情矣故曰菑必及其身忠信吉德也驕泰凶德也修其吉以違其凶則君子之道

永嘉薛氏曰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耳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惟能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爲心忠信君子所以仁菑

必逮夫身者驕泰害之者也得失之要在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修而能公其好惡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新安朱氏曰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於義則皆通矣然無他書而證焉則兩存以俟知者可也曰好善惡惡人之性

然也而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能與人同好惡矣

龍泉葉氏曰人之所好惡者天下之心也故其好之也非以為己利其惡之也非以為己怨凡以為人而已君子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夫惟好惡因物而無心曠然率性以合於大道遠禍求福無大於此矣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最緊要是徹頭徹尾事此得失之常理也忠信有必得之理而無求得之心不志於得而不廢其道此所以為忠信也至於驕泰之失則亡矣非敬無

守也非禮無行也平居之用力於忠信者所以求免乎此也

君靜

金華邵氏曰小人以聚斂失人心蓋本於奢侈無節而用度不足至君子之大道則以忠信得之忠信者誠實不事華靡之意也經曰忠信禮之本苟驕以自矜泰而自侈則失之矣

新定邵氏曰前旣言爲人君者當順民之好惡此遂言臣下之好惡不可以不察蓋臣佐君以平治天下者也臣果好善邪必能進賢輔君以仁其民矣臣不好善而反惡人之善邪則必不能進賢以輔君而上下俱受其害矣仁人又當如此明其好惡以爲之用舍也夫善人天地之紀世患無是人耳幸有其人是固君上所賴以贊襄國家所賴以經理生民所賴以撫綏也古之聖王汲汲以求賢爲務

古之賢臣汲汲以進賢爲忠凡以此爾否則賢者有致君澤民之蘊而抑之使不得伸排之使不得進在賢者一身之榮悴夫何足計而君心無所啓沃國家無所倚賴生民無所庇庥其害可勝言哉不特此爾善人隱伏則憮人競進其好惡任情舉措逆後患餘禍且將蔓延而莫知所止又豈但爲一時之害而已哉此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自昔聖賢所以深惡於媚疾之人也使入主徒知媚疾之可惡而不能斥遠之善亦何由伸唯仁人在上放之流之逆逐於四夷不與同居於中國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也此非仁人疾惡之已甚媚疾一事妨賢病國爲害最衆必如是而後當其罪爾故曰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蓋仁人之心純乎天理黜陟刑賞如權衡然或輕或重銖兩不差此其所以爲能愛能惡歟苟爲不然見賢而不

能舉舉之而不能先是雖知其人之可愛而不盡夫愛人之道也君子得以尤其慢見不善而不能退退之而不能遠是雖知其人之可惡而不盡夫惡人之道也君子得以咎其過然是二者雖未盡夫愛惡之道而猶未全昧夫愛惡之正也若夫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其拂戾於人之性也甚矣蓄害並至必將逮其身如前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其斯之謂歟

雪川倪氏曰前言去惡此言舉賢欲去惡必舉賢可也此章本爲去聚斂之臣兼言舉賢者相況取義也言舉賢不能先此其權在他人尚可以命言若見不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此則在我不能無過不可言命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人所公惡而上反好之人所公好而上反惡之是拂逆人之性宜災禍之及身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氏曰財恒足者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爲己有也

孔氏曰此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生之者衆爲農桑多食之者寡謂減省無用之費爲之者疾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用之者舒謂君緩於費用

橫渠張氏曰知用財而不知養財天下所以窮知養財而

不知用財天下所以不治仁者能散以顯己之仁不仁者能聚以顯己之富仁者無富於己則克儉於骨肉則恩及之利心多而義心少是不仁也

藍田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之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矣不違農時則爲之者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者舒矣此生財之道也以財發身唯富足然後可以推吾濟人之惠也以身發財則非驕奢無以矜己之富也此仁不仁之分也故唯仁者能與天下同其利上有不私之仁下有樂輸之義心誠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百姓足而君不足者也

延平周氏曰有生財者衆然後求其食財者寡有爲財者疾然後求其用財者舒此先王理財之成法也若不求生財爲財之道而徒欲食之寡用之舒者特墨子之私愛者

耳以財發身者爲身而不爲財者也以身發財者爲財而不爲身者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能終其事不能有終雖有府庫而財非其財此鹿臺之財所以不用於商而用於周者也

嚴陵方氏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則身爲財所害利害之際在乎仁不仁之間而已上以仁而接下下以義而事上君臣上下報施之道如此而已然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者蓋孟子言教化之驗此言報施之宜教化之道上下無異報施之道上下不同義所以制事臣所以代終故曰未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好義而賤利則無爭民施奪之患故繼之以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山陰陸氏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民之所藏其府

庫也苟息曰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廩繫之外廩

石林葉氏曰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用天時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節人欲也得其時而不敢縱欲生財之道也爲仁者不富故凡聚財者欲其發身之仁也爲富者不仁故凡發身者欲其聚財之富也上能好仁則下不敢後其君故能義下能好義則可以有爲故終其事上下以仁義相與而事成矣凡府庫所積者無不義之財此德所以爲本財所以爲末也

永嘉薛氏曰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可緩乎雖然爲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必爭也人必爭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於下猶在君也以財發身

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爲財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爲上有節爲下敦本財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修身以仁民民化於仁則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情通財皆可得而用率斯道也其有不終於義者乎一家仁而一國興仁非他道也務民之義不以利爲先爾

東萊呂氏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然則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矣而大學以爲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何也曰好義則其志伸矣其志伸則其事終矣

仁居

新安朱氏曰愚案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

以殖貨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
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
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
食爲首蓋生民之道所不可一日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
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剥民自奉而有悖出之禍
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
厚下而足民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
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
者是矣豈若後世厲民自養之云哉曰仁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
尊不仁者唯利是圖故捐身賣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貨而

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
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
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
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
義則其事不終是將謂天謬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
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自焚而鉅橋鹿臺散德宗出走而
瓊林大盈掠皆以身發財之效

范陽張氏曰大學平天下之道也其末皆論財利之說何
也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不講所以用財之說非失於侈汰必墮於聚斂故大學細
極其理而以謂平天下者更當知所以用財之道也漢武
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似矣不知用財之道筭及舟車權
及鹽鐵以資淫侈之費唐明皇平定內難委任賢相似矣

不知用財之道括田搔擾六使培克亦以資淫侈之費唐
德宗初即位放象狃出宮人似矣不知用財之道大盈瓊
林間架除陌之貪其聚斂無所不到是皆不知用財之說
至是也故君子生財之道一以儉約爲先儉約者義也生
之雖衆食之乃寡非儉乎爲之雖疾用之乃舒舒簡也非
約乎儉約爲心則無所往而不足矣蓋仁者以義爲主故
財散之於民而其身之義亦因財以發見於天下不仁者
以利爲主故財斂之於己而好利之心乃因財以發見於
天下君人者將因財以揚己之義德乎抑將因財以揚己
之利心乎宜知所自處也上好仁則下好義天下可長保
矣豈有不善終之理乎所好者義則人君府庫之財皆什
一之法所取於民者耳未嘗有一毫橫斂之物置於其間
也是則府庫之財無非其所當有之財也說者謂民府庫

之財無非人君之財此豈可以爲訓得不啓後世暴君汚
吏貪欲之心借此以爲口實乎故余以爲財非其財者皆
所當得之財也何謂不當得之財下文孟獻子之論是矣
龍泉葉氏曰一人之所生過於一人之所食先王之法使
天下之人皆足以生財則其職分之所當爲者汲汲爲之
唯恐不及而不暇於用也夫是以天下無可理之財無可
聚之利菽粟如水火而仁義存焉此其所以儉而能勤既
富而教也後世人倫不明始有食而不生用而不爲非特
衆寡疾徐之間也然後其上焦然日以生財爲務而以聚
斂爲當然蓋舜禹周公之法其謂之難明也久矣未易以
一二言也仁者以身發財不仁者以財發身此一道也存
乎其人之仁不仁而已鉅橋之粟鹿臺之財前日之所積
今日之所散豈有異術哉雖然於陵仲子之操非天下之

所能安也舜與跖之分王與霸之異全在義利之間唯其好義也則聚天下之人聚天下之人則致天下之財均其有無約其貧富成順致利以安天下所謂室家之道君臣父子之節養生送死之禮皆由此而成故曰未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天下之事至於終極而不倦本末相應先後相爲其極至於無一夫之不獲者此好義之心所發也若夫利則止於是而已豈復能終其事哉

雲川倪氏曰君子有大道可也生財亦曰大道者以見道之無所不通也以生財言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是生財之大道也若以利爲利就使有得不過小道耳仁者以財發身蓋博施而名彰也爲仁不富雖不富然足以發其身而爲人所尊敬且得民矣不仁者知有身而不知有仁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徒欲以身興發其財耳是以爲富者

必不仁季氏雖富於周公而反以自損身固不能發好利而多怨多藏必厚亡其於財也亦何發之云

錢塘于氏曰大學旣明忠信以爲生財之本又指仁義以立用財之訓仁者以財發身旣天下之財常足於天下而吾身不與焉惟上好乎仁則下歸乎義下歸乎義則終其奉上之事府庫無非義之財也

新定邵氏曰生者衆多而食者寡少則必有餘蓄矣爲者敏疾而用者舒緩則必有積儲矣此財所以恒足歟善乎賈生之言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夫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此言正與大學相發明發猶起也仁者以愛人利物爲事損上以益下財幾於散矣卒之人懷其惠仰若父母何榮如之是財雖散而身日起也故曰以財發身不仁者以利

民利己爲事苛征而虐取財非不聚也卒之民不堪命疾視若讎禍孰甚焉是財日起而身益危也故曰以身發財嗟夫仁者唯知與民共財而已初無心於藉是以發其身也而愛人者人常愛之乃天下必至之理故惠鮮鰥寡庶民子來未有好仁以愛其民而下不好義以事其上者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未有好義以事其上而所爲之事有不終者也斯民樂事勸功則爭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又安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哉是仁者雖不以財自私而富有四海之內天下之財皆一人之財也彼不仁者之用心何其謬哉方其切切於斂財本以私其身也而卒因是以亡其身則雖有財安得而用之唐太宗語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人皆知災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帝王徇奢欲以亡國者何以異

於彼胡之可笑耶斯言可以暗合以身發財之戒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氏曰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積財案書傳士飭車駢馬詩云四牡騤騤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爲大夫也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

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賜冰賜夷槃可也百乘之家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輪是也

山陰陸氏曰畜馬乘士也言乘不言車士乘棧車車不足言也言察不言畜雖畜之而不察百乘百邑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

石林葉氏曰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人故以義為主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故以利為主百乘之家非備貴者也然其職在於治人故不畜聚斂之臣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止於竊命而聚斂之臣則以培克於民而民困雖有粟安得而食諸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然則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先王猶用爲治必曰義者何也蓋以利爲利則民所知者利而已故不奪不黷以義

爲利則民知義矣利自有乎其間故三代盛時民以義事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以義恤民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下相待如此豈爭奪而厭者乎

藍田呂氏曰雞豚牛羊庶民之所畜也卿士大夫既食於人又與之爭食則專利矣專利則以利爲利盜者失財於一旦矣聚斂者誅求而無厭此所以寧有盜臣也

新安朱氏曰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

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唯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

范陽張氏曰士初爲大夫而畜馬乘者不當有雞豚之財卿大夫喪事而得伐冰者則不當有牛羊之財卿大夫有采地而得百乘者則不當有聚斂之財有聚斂之臣以取

不當得之財不若有盜臣而耗府庫之資也耗府庫止失財耳民心不動也有不當得之財則失民心矣財安用乎新定邵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在春秋時以賢稱方獻子之未有是言也孰不曰盜臣竊吾之貨賄是不可有也聚斂之臣能爲吾生財是不可無也自獻子之言一出然後知盜臣竊吾之什百是什百而已也竊吾之千萬是千萬而已也若聚斂之臣爲吾罔利以召怨怨積而不可解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盜竊之害猶小而聚斂之害甚大也二者俱不可有權輕重而論則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耳異時尹鐸保障繭絲之論蓋有見於斯也龍泉葉氏曰孟獻子衰世之大夫也未足以知大義之所在焉然其所存則固若此矣天下之惡無過於盜而謂聚斂爲甚者非惡之而然也計其利害之所終然後知其甚

於盜也

嚴陵方氏曰或不察於雞豚或不畜於牛羊或不畜聚斂之臣者皆言受祿於公者不宜爭利於私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鄭氏曰務聚財利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彼君也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小人所以得用者君以爲善政也蓄害者天蓄之人害之也

石林葉氏曰聚人者財理財者義務財用求所以聚人也

不務財用求所以爲義也小人不知所以聚人而務在於聚財此蓄害所以並至也蓋冉求嘗問於孔子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及爲季氏聚斂則曰鳴鼓而攻之可也夫始告之以富者欲以聚人終責之以聚斂者爲其不義聖人之意蓋可知也

新安朱氏曰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反覆之意切矣曰此其言蓄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愼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凋瘵而根本蹙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龍泉葉氏曰長國家而務財用此小人之所從入也非其國之好利則小人無自而進小人進則利門啓而百患起善爲國者明善敦化以示好惡使小人無間可入濡沫摩撫左右媚悅陰導利源使天下不知其取之有方其致之有故有以自結於人衆皆悅之而非先王之大道此所謂爲善之小人也天下之人知其攘臂而爲不義也則其君亦何遽用之唯其自名於善而不察也及其爲之上不當於天心下不合於民志其召禍之由陷民而亡其國者是

小人之爲也

東萊呂氏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故長國家而務財用無與人同利之心是必小人矣人之所非彼之所善故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既曰善矣則唯其言之聽求善人之立而國之無菑害難矣是皆不知以義爲利與人同之而已又曰大學所記自致知格物以至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先後本末循循有序學者明乎此而力行之則聖功也而篇末乃反覆敎戒爲利之害如此則知爲天下國家而賊夫心術者利爲甚何也以其私已而外人也私已而外人其身且不能保其能體人物與已爲一乎故記者極言之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行君臣父子之間所以相告語者唯有利害不知禮義當是時傳聖人之學者幾不立矣凡此之論皆以爲迂闊而

遠事情賢者畏之故極言之以為是則大學之終也居仁
范陽張氏曰漢武財用桑洪羊孔僅咸陽啓之明皇財用
宇文融王鉷楊慎矜楊國忠啓之德宗財用盧杞皇甫鎛
啓之彼數君者以桑洪羊宇文融盧杞等為善使為國家
然而漢武晚年盜賊四起明皇晚年有祿山之難德宗晚
年有奉天之難菑害並起雖平時所謂善者如桑洪羊楊
國忠盧杞輩亦無如之何然則國當以利為利乎以義為
利乎

藍田呂氏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故
長國家而務財用無與人同利之心是必小人者也小人
者人之所非彼之所善故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
賊也既曰善矣則惟其言之聽持不仁之質以當國用事
求善人之立而國之無菑害難矣是皆不知以義為利與

人同之而已

建安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
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
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也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
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
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又曰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
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
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
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為
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
漸至樂與好禮之地馴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
理之地

四明李氏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一義一利截截乎冰炭之異涇渭之別也商湯惟知以義制事而貨利則不殖周武崇信明義而四海則大賚今乃以義爲利則是君子之喻義乃所以爲喻利邪曰是不然大學此語爲後世言之耳蓋自功利之說興聚斂之門起下焉者誇淺陋之規而排迂闊之見上焉者陽諱其名而陰蹈其實故大學君子直指利害之實而立爲以義爲利之論發明古人爲義之餘效而非以推原古人爲義之本心吁古人心事坦然明白惟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非曰人徒以利爲利我獨以義爲利揣量輕重巧擇其一假義利之名以濟功利之習也讀大學之書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元白

新定邵氏曰世之人君苟非殘忍甚不仁者初豈有心於括克其民哉彼小人者志於竊君之寵祿而無以爲進身

之謀始唱爲興利之說以動其君之聽曰不如是無以充府庫而致富強也世主誘於其說始信之任之而不可回矣故凡欲藉是以長盛其國家而切切焉以財用爲務者必自小人始也彼爲善之一語殊不可解朱文公云上下疑有關文誤字是已讀者略其辭而會其意可也記大學者若曰世主聽小人之言其心必善之謂真可以長國家也不知使斯人而爲國家乃怨讟之媒禍患之府也及菑害並至雖有善於營救者亦無所措手其將奈之何哉所以甚言夫小人之不可聽人主當速遠之毋使他日有噬臍之悔也厥後孟子得之極口爲當時言者有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者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正與此章之指相爲發明由是論之爲國者其將以利爲利乎抑以義爲利乎大學於篇終一再言之後之治國平天下者可

三百三
以觀矣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四
冠義第四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十二年歲星一終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又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已著弁旣已著弁則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旣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藍田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也先王制禮其本出於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間其詳見於儀章度數周旋曲折之際皆義理之所當然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視史之事也知其義則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不知其義則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也凡冠昏射鄉燕聘義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意者也冠禮之設所以明長幼之義也古者自二十而冠自十九而下皆爲童子凡爲童子以事長者爲之事也紒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皆所以別成人教遜弟也闕黨童子將命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然弟不弟在於徐行疾行之間皆所以養童子之道不可不慎也冠禮一廢童子與先生並行恥弟於長者矣蓋遜弟之節不謹於童稚之間及其成人則扞格不入此所以人材之難成教之所由廢也

長樂陳氏曰二十而冠始學禮蓋男子者陽之類也而二十則爲陰之數矣二十而冠者以陰而成乎陽猶之女陰類也而十五則陽之數矣十有五年而笄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山陰陸氏曰二十曰弱冠則二十而冠禮之大節在是也唯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早成其德先儒謂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魯襄公是時年十二諸侯十二而冠誤矣蓋曰可以冠則非禮之正也金滕王與大夫盡弁成王時年十五則冠在是歲可知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鄭氏曰言人爲禮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爲始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立猶成也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紵

紵氏曰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

藍田呂氏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知禮者人知天地也未有天地不具而能有物者也此人之所以爲人必在乎禮義也知生乎思思則得之故盡致思之功然後可以達乎高明禮主乎行行則致之故盡躬行之實然後可

以極乎密察此禮義之始所以必在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也容體者動乎四體之容者也顏色者生色見乎面目者也辭令者發乎語言而有章者也三者脩身之要必學而后成必成人而后備童子未成人者也於斯三者不可以不學故古之教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唯與俞七年教之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教之出入門戶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十年學幼儀十三學舞射御則養之有素矣養之久則安安則成故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矣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此容體正歟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根於心而生色睟然見於面此顏色齊歟長者不及無僂言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與君言言

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此辭令順歟故唯備此三者然後可以明人倫人倫明然後禮義立而可以爲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有冠有裳而服備故冠禮者所以成人之禮禮之成人而行禮義自此始矣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嚴陵方氏曰禮猶體也而所以達義故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正容體而至於容體正齊顏色而至於顏色齊順辭令而至於辭令順則禮義不特有始而已且備而無虧矣君臣存乎義故曰正父子存乎恩故曰親長幼存乎情故曰和正君臣而至於君臣正親父子而至於父子親和長幼而至於長幼和則禮義不特能備

而已且立而有成矣有始而後能備能備而後能立固其序也夫冠昏所以謹其始於先喪祭所以謹其終於後則冠昏爲喪祭之始也而冠又爲昏之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昏禮又曰禮之本何也蓋言始以知其終言本以知其末夫冠對昏而言故可謂之始然以國家之禮謂之本可也故經曰重禮所以爲國本昏對冠而言故可謂之本而不可謂之始然而夫婦之義謂之始亦可也故經又曰夫婦之義由此始

馬氏曰正容體則斯遠暴慢矣齊顏色則斯近信矣順辭令斯遠鄙悖矣冠而後服備服備以德成成德以服彰故服其服者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所以稱其服也故曰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山陰陸氏曰人者仁也禮以經之權之以義如斯而已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是已三始者雖非所以立也然闕一於此不得謂之備柯陵之會厲公視遠步高晉卻犢見其語迂卻錡見其語犯卻至見其語伐單襄公曰吾見厲公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蓋古之人於此以觀禍福如此則容體顏色辭令亦豈可忽哉

石林葉氏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脩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冠之始也欲其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已及夫體正而不失足於人色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備故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閨門定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故言禮義立

錢塘于氏曰冠義一篇如首曰人之所以為人者在禮義中曰成人之道曰成人與為禮曰以成人見終曰責成人之禮曰責四者之行於人曰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學者能知冠之時欲其成乎人而必責其能成人其望君子以成人自勉者切矣

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醺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鄭氏曰國本國以禮為本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醺則醺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醺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

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字所以相尊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

孔氏曰昨是主人接賓處今適子冠於昨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鄭註昨謂主人之北若不醴則醴用酒庶子冠於戶外又因醴焉皆士冠禮文周禮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醴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醴則因而行不必改也醴者醴盡之義鄭註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醴是也冠於客位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也加有成也謂益加有成人之事此記是士冠禮故三加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而有玄冕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

衆人由之亦足以得性命之文而況夫君子者乎所謂喻其志則有成者凡在是也母所以生我者也兄所以長我者也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豈非以見其既冠而深責之以成人邪此家與之成禮也君者出令以正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玄端玄冠以奠贄見於君非特家與之成禮也而國又與之成禮也鄉大夫以智帥我者也鄉先生以德先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非特國與之成禮而鄉黨鄰里亦與之成禮也故自一家達於一鄉自一鄉達於一國莫不與之成禮故曰將責成人者將責其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其是之謂乎蓋冠必用醴若不醴則醴焉以醴者大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醴適婦有醴

與饗庶婦使人醺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醺無冠醺是醺輕於醴也士冠若不醴則醺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醺惟其所用矣

嚴陵方氏曰緇布者齊冠也皮弁者朝服也爵弁者祭服也齊所以潔己朝所以接人祭所以交神則彌尊之義又見於此且每一加則一醺加彌尊則醺亦彌尊矣玄冠玄端者齊服也既加以緇布冠矣而又服玄端者蓋緇布則古之齊冠也玄冠則今之齊冠也緇布以既冠而敝之故奠摯則服玄冠焉摯則夏用膳以防腐敗之患故也鄉大夫則鄉之有職事者鄉先生則鄉之有年德者既加以皮弁之朝服而奠摯止齊服者取夫潔己以進也童子則委摯而退爾以摯見故曰以成人見也所謂玄冠玄端者禮運曰天子齊玄衣玄冠玄裳郊特牲曰玄冕齊戒司服曰

其齊服有玄端或曰玄冕或曰玄冠或曰玄衣或曰玄端何也蓋有旒則謂之玄冕無旒則謂之玄冠以其身之所依則謂之玄衣以其服有兩端則謂之玄端或玄衣而加玄冕或玄衣而加玄冠皆謂之玄端玉藻曰天子玄端而祭則玄冕玄端者祭服也玄冠玄端齊服也然而玄冕雖以祭亦有用之以齊者郊特牲言玄冕齊戒是也玄冠雖以齊亦有用之以燕者玉藻言玄端而居是也

馬氏曰聖言其內王言其外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必曰聖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故必曰王冠禮出於聖王而士大夫由之以行也旬之外則筮日前期三日則筮賓筮日必吉者所以期於終身之吉筮賓必賢者所以要其終身之賢故戒賓辭曰願吾子之教也筮則質之於鬼神者所以敬冠事敬冠事以其君臣父子

長幼之道所自出而治之所由興也故曰爲國本也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玄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嘏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弃爾幼志順爾成德脩其內而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壽考惟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唯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唯德之加也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郊特牲曰醺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志言其始成言其終已冠而字之尊其名也如母與兄弟無荅拜之禮而拜之者與爲成人之禮也各執其所當執之摯以見於君鄉大夫猶周之鄉大夫也

石林葉氏曰所以爲國本者何也蓋冠以成之則責其爲子爲子將至於爲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爲國之本莫大於是字所以表德故已成人而稱字也母兄弟雖在所親而比於父則有所屈故與其爲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則是父不可屈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鄉大夫鄉先生也雖在所尊而比於君則在所後故其摯摯則先於君是不可後也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也

新安朱氏曰不醴而醺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緣布祔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記註所云若以杞宋二代之後及他遠國未能純用周禮者言之則或可通然亦未有明文可考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

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鄭氏曰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

孔氏曰先王重冠故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註廟謂禰廟旣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處之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鄭註以爲始祖之

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

藍田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旣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以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能爲人弟然後

五百四十五

不語食言者一五一一四

祁生

可以爲人兄能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能爲人少然後可以爲人長蓋能爲臣子之類止可以爲人而已然未足以治人爲君父之類則可以治人而不止於爲人矣故曰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長幼以兄弟爲主此言弟又言少者前略後詳故也幼言其力少言其齒其實一也周官曰嘉禮此曰嘉事者事言其實禮言其名互相備也君子作事謀始而冠者禮之始故爲嘉事之重

馬氏曰成人禮者爲人子則孝爲人弟則弟爲人臣則忠爲人少則順責之以四者之行此禮之所以重也尊重事者不忘其先也不敢擅重事者事不專於己也不專於己所以自卑不忘其本所以尊先祖也

石林葉氏曰爲人子孝故事君則忠爲人弟弟故事兄則順旣冠而母與兄弟拜之責以孝弟之行也君與鄉大夫

鄉先生以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忠順之行立則身脩而人道備故可以爲人人道備於己則推以治國家故可以治人古之聖帝明王欲責人如此故筮日筮賓以敬之乃所以重責之五禮而嘉處其終嘉禮而冠居其首言冠者禮之始則知其爲嘉事之重也蓋在冠則謂之禮在禮則謂之事重其事故行之於廟

廬陵胡氏曰前責以三行者責成人之漸此責以四行者責成人之備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必四行立而後可以爲人也言可以者亦猶所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蓋臣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但曰可而已不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嘉事謂嘉會足以合禮傳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昏義第四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謂之昏者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定言之則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與妻之屬亦稱昏姻故鄭註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父為姻婦父為昏又云壻之黨為姻兄弟婦之黨為昏兄弟是也天地初分之後遂皇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是夫婦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大昊制嫁娶儷皮為禮是儷皮起於大昊也其媒官具於月令疏五帝以前為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為昏質家同姓為昏其昏之年則大戴禮男三十女二十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舜年

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則人君昏娶早矣先儒又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禮也

藍田呂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男女夫婦人道之始也可不敬乎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蓋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陽屈而陰伸男下女之義也

吳郡張氏曰昏禮用昏時日往則月來陽往則陰來之義異姓取和而不同以水濟火則不相成男女同則不昌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

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鄭氏曰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

孔氏曰此一經總明昏禮之義從始至終也采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謂使媒氏下通其言女許之然後納采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南北而不失節又鴈隨陽妻從夫之義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故昏禮云為誰氏言女之母何姓也此二禮一使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儷皮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註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

時之期請者謙敬之辭示不敢自專也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唯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

賈氏曰納幣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問名者問母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昏禮問名辭云敢請女為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以姓氏為名者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名號之名故孔安國註尚書以舜為名鄭目錄以曾子為姓名亦據子為名皆是名號為名者也

儀禮疏

新安朱氏曰孔疏問名與儀禮疏義不同未詳孰是

藍田呂氏曰合同姓以為宗者兄弟之恩患乎不親也合

異姓以爲昏者男女之際患乎無別也故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皆所以遠別也君子之祭也旣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出夫人之辭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詩有采芣采蘋皆以承先祖共祭祀爲不失職蓋婦人之職莫先於奉祭祀女子未嫁觀於祭祀納酒漿盥豆菹醢禮相助奠其教有素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此昏禮所以不可不敬也故曰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昏禮之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其別有六必至于六者敬則不苟別則致詳也納采者昏禮下達男先下女媒妁之言旣達則女先許之矣男不敢必也故納采擇之

禮以求之故曰納采其禮用鴈五禮皆用之鴈大夫之摯也士昏而用大夫之摯攝盛也猶乘墨車而迎也其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言有惠貺室則知女氏之前許也旣納采遂問名者不敢必主人之女問名將卜之也故其辭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則告之矣納吉者旣問名而男氏以吉卜告女氏也其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恭敬不可以虛拘也止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也故以聘士之禮聘之是以有儷皮束帛以贄見之禮見之是以用鴈敬之如此其至則夫婦之不正未之有也徵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也聘幣皆以束帛故無過五兩

諸侯天子至於用玉則又所以重其禮也請期者男氏請昏期於女氏也昏期主於男氏而必請於女氏女氏固辭然後告期者賓主之義不敢先也此五者行乎親迎之前又皆男女受命於廟女氏聽命於廟筵几以敬神拜迎揖讓以敬賓至繫縛也至重慎也皆所以敬而不苟也婦從乎夫女卑於男人之大倫也昏禮下達自納采至於親迎皆男先於女者天地之義存焉天氣降而下地氣應而上則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生上以禮求下下以誠應上則上下交君臣和萬化成男女之際非特有所下也別疑遠恥且以成婦之正順以為事宗廟繼後世之重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聘者以禮先之奔則不待禮而行此所以別貴賤也

長樂陳氏曰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納米問名納吉請

期以禽贄納徵以圭璋皮帛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士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而一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納采問名一使而二鴈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略也士昏贄用鴈者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以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袖脂必用鮮魚必殽全則攝贄而鴈不為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蘇秦傳又曰文繡千純張儀傳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為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

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玄纁也先王之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人之所飾可知矣以爲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納采以至納徵主人不辭而請期辭者以期在夫家而不在主人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蓋惟父之昆弟已與子之昆弟無死喪之凶然後可以行禮焉又曰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娶太姒親迎於渭又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於渭韓侯迎於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

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爲正馬氏曰二姓者姓之所自出者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所以重其別而必待二姓然後合好也上王於事宗廟下主於繼後世則中宜主於順舅姑和室人而以當於夫也所主者如此則君子可不重歟采者有所采擇君子於事之始未

嘗不采擇故此始於納采自納采至請期聽壻家之命必

於廟者不敢忘其祖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山陰陸氏曰莊公如齊納幣雖重而不正

石林葉氏曰賤而至於庶人貴而至於天子雖用幣不同而皆用儷皮者不忘本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五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鄭氏曰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成婦之義

孔氏曰此一節明親迎之禮冠禮醮子在廟父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至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筵几於廟以敵禮待之故拜迎於門外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

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壻授綏者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御之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卺而醕醕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卺謂半瓢以一瓢分爲兩瓢謂之卺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醕故云合卺而醕欲使壻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藍田呂氏曰御婦車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則所以下之之禮盡矣共牢合卺所以親親之義見矣下之則有敬矣親之則有愛矣愛敬禮之大體而先敬後愛者自異姓而合之所以貴乎別也故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

嚴陵方氏曰執鴈謂執之以爲摯也執之自此而奠之於彼故又言奠鴈焉御車以輪三周爲節止於三則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共牢而食則不異牲也合卺而醕則不異爵也合卺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新安朱氏曰用鴈亦攝盛之意蓋旣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鴈也錢塘于氏曰上一段發明其所以重故總之曰所以敬謹重正昏禮也此一段發明其所以親故總之曰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推所以而言之則聖人兩致其意於昏

禮者始昭然義見矣況夫婦之義本於判合故當始進之初於敬謹重正之中尤盡其綢繆委曲之誠父親醮而命迎則降尊以示其恩也壻再拜而奠鴈則屈體以尚其恭也御輪以候則春容以須之而不敢遽也揖婦以入則卑抑以延之而不敢慢也共牢合卺又欵密浹洽而相與周旋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鄭氏曰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

孔氏曰昏禮必敬慎重正而後男女相親不然久必離異也所以昏禮為禮本者昏禮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是昏禮為諸禮之本

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如其無別則夫不夫婦不婦矣父子之親從何而正父子不親則君臣之義從何而立三者不正求不為禽獸者未之有也蓋人倫之本始於夫婦終於君臣本正而末不治者亦未之有也故曰昏者禮之本

嚴陵方氏曰敬慎重正所以成男女之別於始親之所以立夫婦之義於終故曰敬慎重正而后親之也此句屬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所謂男女之別也夫帥人以知婦事人以信所謂夫婦之義也男女固有自然之別矣非禮以成之則或至於虧夫婦固有自然之義矣非禮以立之則或至於壞故曰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夫婦非無別也其別乃兆於有男女之初男女非

無義也其義必明於成夫婦之後故繼言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也有夫婦之義於始然後生父子之親於終有父子之親於內然後達君臣之正於外故曰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也皆由乎男女之別夫婦之義而已男女之所以有別夫婦之所以有義蓋本於昏禮而已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且禮至於父子有親君臣有正則禮之致用然後爲備故前言禮之大體馬氏曰男女者夫婦之始夫婦者男女之終始則成男女之別終則必能立夫婦之義也由男女有別以至君臣有正其序如易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以至於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同

石林葉氏曰納采用鴈而擇所昏敬之也問名而卜之吉然後昏謹之也納幣而後成昏禮重之也請期而後交合

正之也既至而後同尊卑親之也自納采至於請期未成其爲婦也故以成男女之別既受之父母而至於合卺而飲則非特男女之交而已故以立夫婦之義夫婦有義則內足以事親故父子有親則家齊矣推而治國故君臣有正齊家本也治國末也故昏禮所以爲禮之至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鄭氏曰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

孔氏曰此經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永嘉周氏曰古之聖人爲禮也本夫人道者也故天下之人自生以至於老且死苟一日而不得其道則不可以爲也蓋其所以行吾身與夫所以愛其親尊其君和睦其天下者必有所體焉然後爲之順理而不亂是故冠昏喪祭

朝聘鄉射八者之禮所由作是不可一日而亡也何者今天下之人目視而耳聽手舉而足運與夫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禮固已行矣而或者日用而不知也故聖人本其所自有者因為之節制謂之禮為之冠以重其成人為之昏以謹其繼世為之喪祭以仁鬼神為之朝聘以敬交接為之射鄉以厚廉恥此八者舉而人道備矣雖威儀曲禮之多目蓋不出乎此故曰禮之大體也故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人道也所以為人道者禮也家也鄉也朝也此三者所謂天下也夫婦也君臣也父子也兄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所謂人道也舉是五者錯之三者之間苟不以所謂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之禮為之節而紛張逆置之則荒淫僻亂奚所不至是以後世小失之則入於夷貉大失之則入於禽獸不知舉是八者以紀綱乎天下而調適

乎人民乃日紛更以事末流吁亡益也

藍田呂氏曰禮始於冠者童子所以成人也本於昏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重於喪祭者人道之所終也尊於朝聘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於鄉射者所以合人情之權也八者備然後禮備故曰禮之體也嚴陵方氏曰夫禮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不特止於如是而已也故以大體言之猶之百骸九竅無非體也而一身乃其大體歟

馬氏曰冠所以成人故為禮之始昏所以繼後世故為禮之本喪以慎終祭以追遠故曰重朝所以教諸侯之臣聘所以成諸侯之好故曰尊習射尚功習鄉尚齒皆有飲故曰和其大別見於此故曰禮之大體也

石林葉氏曰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

冠而後昏何也蓋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官垂於萬世則先昏此言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為序也

廬陵胡氏曰禮之大體猶木始則萌也本則根也重則幹也尊則高也和則榮也五者備而大體具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鄭氏曰成婦禮成其為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婦降自阼階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孔氏曰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又舅姑入室

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唯特豚而已雖以士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昏禮則舅姑醴婦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笄棗栗進東面拜奠於舅席訖婦又執段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姑席是也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案士昏禮婦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士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註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饌各以南為上也舅姑共饗

婦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薦俎醢以鄉飲酒之禮約之
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
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
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
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阼階是舅姑所升處今婦由阼
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陸氏曰筭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管衣之以青繒以
盛棗栗段脩之屬

陸明

藍田呂氏曰婦人從夫與夫同體者也夫之所事婦亦事
之所養婦亦養之故婦之於舅姑猶子之於父母也夙興
沐浴執筭以見舅姑舅姑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明敬事自
此始矣故曰成婦禮也舅姑入於室婦以特豚饋贊成祭
卒食一醕徹席婦餽明共養自此始矣故曰明婦順也父

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冠禮子始冠著其代父之
意焉昏禮婦始見著其代姑之意焉明所以冠所以昏者
其責在是也故曰以著代

嚴陵方氏曰婦沐浴以俟見所以致敬也贊即相者也棗
栗則品之潔者以奠於舅尊之也段脩則味之美者以奠
於姑親之也贊醴婦謂贊者以醴酌婦而勞之也祭脯醢
而不及牲祭醴而不及酒者又以婦醴始成而未備故也
下言特豚饋而不及特牲亦此之意厥明明日也夙興婦
既饋舅姑矣故厥明舅姑共饗婦焉蓋報施之禮然也一
獻與一獻孰之一獻同義奠酬與奠酬而升歌同義

馬氏曰沐浴自潔以重禮也質明平明也贊者贊助以行
禮也筭首曲禮曰棋榛脯脩棗栗婦人之摯也蓋婦人質
則用器不過於筭其摯不過棗栗段脩而已贊醴婦者舅

姑荅婦亦必有贄也脯醢者羞也醴者酒也婦受酒與羞必祭者所以重舅之荅已也故曰成婦禮也特豚微物而已用之以饋舅姑者在順而不在於物也一獻一酌而已酬酢也

石林葉氏曰冠禮則責其為人父昏禮則責其為人母皆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鄭氏曰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稱大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大也順備者行

和當事成審也

孔氏曰此經總上三事以明聖王之所重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之義所以重責其婦之孝順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姑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

藍田呂氏曰婦禮者所以敬也婦順者所以愛也著代者所以貴也三者皆所以順其舅姑故曰所以重責婦順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古之大孝養志而已雖有三牲之養而不能和其家人則不足以解憂不足以解憂而為口體之養則其養也微矣婦順舅姑何以異此故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

積蓋藏是亦養志者也養志者順莫大焉故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嚴陵方氏曰上下相從謂之順可否相濟謂之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茲其別歟絲所以成帛麻所以成布故曰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委言少而有所委積言多而有所積物之下者曰蓋物之在內者曰藏以成絲麻布帛之事者婦功之本故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坤為吝嗇故也內和而無乖內理而無亂然後家之道如天之長如地之久也聖王重之其以此歟

馬氏曰責婦順以順舅姑為重順舅姑而不能和於室人則不順乎舅姑矣和於室人而不能當於夫則不和於室人矣當於夫而不能審守委積蓋藏則不當於夫矣數者

無不備然後可以盡婦順之道也和於室人如詩所謂宜其家人者是也當於夫者如孟子所謂無違夫子是也以成絲麻布帛可以無寒也以審守委積蓋藏則在中饋可以無飢也不唯可以不飢不寒而大可以供祭祀之羞服矣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和則有理理則有義有禮義則家可長久聖王重之者重其有禮義也

石林葉氏曰舅姑在所尊也故言順室人在所親也故言和不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則為之夫者其能安之乎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鄭氏曰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

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孔氏曰此經更申明前經成婦順之事此昏義雖記士昏禮自此以下又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祖廟未毀謂與君為骨肉親廟有四高祖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也祖廟既毀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未教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欲使嫁而為婦奉遵此教而成和順也天子當言王宮鄭註知兼天子者公宮謂公之宮若天子

公邑官家之宮耳非謂諸侯公宮也云嫁女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案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即詩周南言告師氏昏禮註云姆婦人五十無子者也云女所出之祖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出天子雖七廟止自高祖以下與諸侯同也云公君也者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而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祭其所出之祖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俎唯魚也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

藻爲羹則當有齊盛而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
公族教於宗室者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
宗子掌其禮也爲壇而告者謂與宗子或同曾祖假令宗
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
而告焉此註或有作壇者誤也蓋祭法適士一廟一壇則
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爲壇唯
宗子爲中士下士但有一廟無壇則爲壇而告之耳
橫渠張氏曰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於公宮宗室是也故
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 又曰祖廟未毀教
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藍田呂氏曰五廟自高祖而下爲未毀宗女同出於高祖
則其服緦緦則親也故教於公宮同出於五世以上則無
服無服則疏也然猶統於大宗故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婦德正順也詩云林有樸橄野有死鹿白茅
純束有女如玉婦言辭令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歸薄
汙我私薄澣我衣婦容婉婉也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婦功絲麻也詩曰是刈是穫爲絺爲
綌服之無斁至乎教成則祭其所出之祖以告之牲用魚
芼之以蘋藻女親行之脩婦職申婦敬以告事而已故禮
不盛也此申言婦順其教有素故曰所以成婦順也

嚴陵方氏曰有德矣發之於聲則有言有言矣形之於貌
則有容有容矣施之於事則有功故先後之序如此魚之
爲物柔異隱伏上下隨陽易言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亦
以之比婦人其牲用之固所宜矣前言明婦順繼言責婦
順又言婦順備終言成婦順者蓋婦以順爲正故反覆言
之如此且明而後可責責而後可備備而後可成故言之

序如此

馬氏曰祖廟未毀者君之四從親也祖廟未毀則教於公
宮既毀則教於宗子之室此皆有收族之意也婦人以順
爲本故先教之以德德本也言文也容者又其文之動也
功者又其德之餘事也四者備則祭之以告其成也

石林葉氏曰公宮宗室尊者之居也教自尊者出明其有
所受也於教成之際則曰成婦順於饋舅姑則曰明婦順
者成言其始則於婦順不虧也明言其終則於婦順可見
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
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
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鄭氏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副施外
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
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天數也內治婦
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
陽之所爲案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脩註云路寢一小寢
五是天子六寢也后六宮在王之六寢後亦大寢一小寢
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
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
也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
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周官三

百此止百二十人故鄭云似夏時欲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言之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註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謂王所求爲於北宮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因講明士昏禮之義推而上之至於天子后聽天下之外治內治則男女之義盡矣立六官之職公卿大夫元士分治之以佐天子聽天下之外治立六官之職夫人嬪世婦御妻分治之以佐后聽天下之內治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婦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天下者也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也司徒之所教皆是也內治者明章婦順也婦順之法德言容功皆是也陽道者男所以正其室也陰德者婦人所以宜其家也

利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正室之道天子所理也譬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則宜家之道后所治也鄭氏謂內治之道婦學之法陰德謂主陰事陰令其義然也凡天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內職至於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必如周南召南盛德之化然後可致也

嚴陵方氏曰六官即天地四時之官也亦謂之六卿既曰六官矣而又有三公者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也昔周公位冢宰而又曰周公爲師宰則六官之長也師則三公之長也以是言之則兼之之說明矣由公而下以至於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九者蓋陽成於三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也先言六官者欲治其國

先齊其家之意也明則使之有辨章則使之有成順爲女之正故曰婦順教乃子之道故曰男教於家曰理於國曰治孝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與此同意

馬氏曰先六宮而後六官內外之序也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是也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尊卑之序也蓋六官皆統乎天子故也道者德之兼德者道之分故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治者職之總職者治之別故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其政足以理國家其化足以和內外其道足以通陰陽非聖人則不能至也故曰盛德也禮器曰大備盛德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蓋定額殷周一也若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鄭氏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則充之無則闕負雖不足其額

百有二十猶定然則九卿三三公二十七大夫三九卿八十一元士三二十七大夫後世雖有溢負其百二十猶信不以溢妨正也不言明章天下之婦順吾知正家而已不曰內和而家理而曰天下內和而家理所爲正家而天下定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石林葉氏曰陰以柔靜爲德其譬則地也地有成形故言治陰德治者順其理以行也陽以剛動爲體其譬則天也天有成象故言理陽道理則無事乎治也唯其爲地道故婦貴乎順順在內也家所以理唯其爲天道故男有教教則有所勉在外者也國所以治雖然於家理而後言天下於男教則不及焉何也蓋明婦順者自內始其漸及於天下故天下內和而家理若男事則在外可見者也故章明天下之男教而後曰外和而國治內外和順國家理治則

其德崇矣

盱江李氏曰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嫫姆嬪于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爲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又以陰禮教九嬪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喪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鬼置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又曰此經言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于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

大夫士尚唯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不必備可知矣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之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也愍懷太子宫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慎若此武帝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復何義也

錢塘于氏曰古之盛時政治之要本乎一原內廷外廷脉絡相貫二南之詩用於鄉人邦國而家人之位正乃可以定天下故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初何預於后妃而卷耳之詩乃以輔佐君子言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若無關於后妃而桃天之詩乃推后妃所致言之當時一人無爲以守至正德宇雍睦而福履綏氣象和平而子孫衆職此之由也是則聽天下之內治即所以配天下之外治婦順

之明章即所以扶男教之明章故謂之盛德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鄭氏曰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以下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爲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人父母之義左傳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謫謂日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

藍田呂氏曰男教陽事上應乎日婦順陰事上應乎月有不得則謫見於天爲之薄食日食則天子爲之變月食則后爲之變素服自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明后與天子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之義也以人倫推之天子脩男教天下之父也后脩女順天下之母也其德之盛必能以天下爲一家爲天下父母然後天下以父服服天子以母服服后也

嚴陵方氏曰事失於下而適見於上常適當焉故通用適字食則日月爲乖氣所薄若爲物所侵食也素服則以喪禮自貶也夫日月者天子與后之象也陰陽者天子與后之道也日與月則晝夜相須而成時者也陰與陽則寒暑

五百十三
相須而成歲者也天子與后則內外相須而成化者也服
天子以父之義服后以母之義者言以其義而服之非服
之正故也檀弓謂之方喪者以此

馬氏曰天子之與后人之所爲也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天
之所爲也天人之道莫不相須而後成也禮器曰大明生
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此相須之道也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使民如父之尊母之親而卒服之以
齊斬之服不亦宜乎

山陰陸氏曰周官九嬪世婦以屬天官以此資讀如字謂
之資衰者資於事父以事母也

石林葉氏曰聖人非求知天亦非不求知天日月之食理
所常有也故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
教勉天下之爲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則天下爲之斬

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爲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則天
下爲之服齊衰父母爲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爲之服
者報其義也

建安真氏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新安朱氏曰按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
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
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
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
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
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
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

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
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
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
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
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
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